



09972

蓮鬚閣集卷五

明黎遂球著

贈太倉知州劉子序



天啟丁卯同遂球舉于東粵者共八十人榜甫揭聞其名則里市之凡皤者黔者卍者皆能舉其氏族居齒狀貌往宴于中書行省歌鹿鳴相視而揖如尋常文社之會於是鄉之先達咸爲文以賀主司若分較諸郡縣佐令侈爲盛事蓋皆十郡之名彥誠得人云或以爲先有瑞徵諸傳者覩者不悉記數至今凡已八年三上公車中進士甲榜者已凡若干人其內而居館垣臺部之屬牽正直自持有深心尙氣骨得大體以其在朝故未卽爲四方人所知外焉而爲牧者則有黃子亨臣於入覲時獨不赴中貴人投牒拜跪京師傳而奇之許子班王今以賄事械至京師然聞其爲令甫下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九

一

車卽榜于衢有強沒入奴僕者聽其自歸焚其券旁邑效尤牽攜手去勢家大姓銜之乃因中貴人者得其書幣以爲賄是殆與賄異乎趙子時偕治興化水大至與民繪圖叩關天子爲減賜田租逮諸大吏之不言者諸大吏銜之嗾以他事使去而遂球所目擊而知之者爲劉子映薇遂球至太倉劉子下堂相迎候有處女子之色其州之士事之如師民事之如父母遂球亟謝日坐兩張子受先天如齋中不敢出見恐以口腹累及劉子兩張子曰與遂球言苟可以爲劉子使無媿於父母與師于其士與民者亦復無之不至劉子攝篆崑山纔一月所以治之如太倉比予至京師知劉子於鄉之當事大人無半刺入當事大人益相與重之曾聞劉子以漕糧事求所以便崑山之民者爲籌軍所繫斃一阜衣邑之民皆來與軍鬪劉子身免事聞之朝鐫劉子級使去言官之言事者

多及此爲之不平比遂球下第歸至南都劉子在焉則曰今尙未
得去也臺使者交章畱且候命不可以徑行至姑蘇則爲士民者
遮迎遂球而聚問之曰劉刺史其來耶旣而闔郡之士大夫婦人
赤子俱以劉子之去若離膝下於是其左袒軍旗以致劉子之事
聞之朝不得直者益媿恐甚如無所容其身乃大恚跡劉子往所
爲事無可奈何轉而蜚語中兩張子以爲其士大夫婦人赤子皆
兩張子使之然於是劉子之爲仁愛欲攻之而彌彰劉子華矣聞
劉子出太倉待命時其攀而號者淚如雨聲如雷往來奔告擎捧
香燭如煙如電有以石塞城門者有羣而輿劉子之尊人奉之梵
刹中跪而語訴者有叩藩使者之門而入圍之數重使必爲言之
務得畱劉子無食言乃散出者如是而謂皆兩張子使之也能之
乎脫能之而兩張子何以致之也天之愛民甚矣使司牧之則惟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九

二

求其牧與芻求之而得以是爲尤乎民之所如斯好之有不好而
強之能乎繇此之說足以見劉子之賢卽繇彼之說亦愈見兩張
子之爲賢也劉子勉乎哉夫人名旣盛而實易衰其愛之也篤其
望之也必日甚其畱之也切而其忌之也又必日甚劉子於此其
不畱也乃殊善其畱之將何以加焉故合前數子者觀之皆人所
難惟劉子尤難遂球方歎所學之無所用於時覩數子者而竊復
興感焉旣爲文以送趙子復書此以致之劉子嗟乎劉子豈特以
是爲同籍譜光勝已哉兩張子者何恤於人言其何以終進吾劉
子也然而爲彼人者益無以自處矣雖然夫亦可以各思所自處
矣

送李煙客先生序

吁嗟乎噫嘻遊固丈夫所快而見女子之所深恨也十年來數送

李先生行或見其袂濺紅冰臂環鴉髮一曲相向坐客皆仰面不敢直視殆難爲懷比相遇於長安中踏雪看花日指偏提索醉若不復知有當時人矣雖然彼一時也橫槩賦詩倚馬艸檄坐胡牀醉腕而罵丈夫遇知己慷慨然諾何所顧戀今先生復行矣吾恐渡錢塘玉環雙橋之間聽落日鼓鐘必忽忽如有所失矧北地沙乾酸風刮耳以至入燕市聞悲歌相和聲其或者有不相識面之故人在歟吁嗟乎噫嘻此一時也又豈見女子啞呷私情所能稱量萬一者江山不殊百端交集其以爲文章之助歟抑以發性情之感而善用之歟先生行矣遂球當卽來觀之客有知之者賦詩送焉遂球得而先之

奉賀方伯王公陞任雲南巡撫序

嘗歎祖宗朝所以撫安寓內計固甚詳且遠也議者謂西漢得南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三

粵已甚盛大我國家乃并六詔之地而郡縣之真有古帝王所不能及者毋亦唯撫而治之得其人斯以能令金甌永固丕揚祖宗之休隆爲無媿爾以視分陝保釐爲任不更重哉明興以來其爲吾粵司藩牧者率能布澤于民然亦惟徵收課事使民不煩而國額足斯已稱之故咸以爲不如今迴溪王公公治粵凡已六年方餉稅紛加上與下若安然不知也至于吏不嚴而畏民不賞而勸負勢而豪悍巧詐而矯虔者不必俟數責其罪而自令無所施其故智則相與向而爲善所謂道齊之效有恥且格誠不意予粵人駸駸見之於是聖天子旣以甲戌之計賜公宴第一茲乃特命公巡撫雲南粵人旣相慶賀公以善治陞可爲治粵者勸已而相顧謂公陞矣譬赤子且去慈母不知將來如何然而廟堂之計則以爲粵之急於得公又無如雲南矧後之繼公治粵者一視公爲則

粵可以千百年無虞雲南六詔之地爲西南外徼宋家玉斧之所
畫限非公孰與施朝廷威命矧夜郎牂牁水經番禺城下又卽控
粵上游也予不佞是以爲公勸駕固卽爲粵人臥轍矣憶祖宗朝
自西平侯以奇兵出西南不浹月郡縣悉平旣入朝賜宴天子以
爲可以高枕無南顧憂因俾代守茲土於是昭靖之後累立奇功
五王莫及迨克復安南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天子賜詩褒美
滇人服其威信每片紙下諸酋具威儀出郭迎盟而後啟曰此令
旨也今承平日久誠不知苴蘭羅部金馬碧雞九盤蝮蟒之間保
無有煩當宁南顧否惟公之治予粵也粵頃者有海上之氛制府
之策甚祕且以撫爲勦民遑遑不知所計惟恃有公之恩信故咸
帖然相安得殲厥渠魁以奏凱獻捷非公在不能成此奇功也又
如茲者粵驟以荒告民亦惟恃有公先是粵中斗米可至百錢民

已蠢蠢動茲且十旣倍其三乃歌舞載塗不啻含餉鼓腹然審
若此而公所以撫雲南者已不卜可知今天子畱意寓內諸開府
作鎮其威名遠播者且不惜特予尙方之劍俾得專制諸方公在
雲南固可以下及于粵粵民則依然在公矚臨之下又何慮焉以
公鴻猷重望必益建豐功偉伐以報朝廷知且代錫土宇動上柱
國盟山河帶礪以與昭靖相後先固豈特公孤之階已也抑予不
佞更有望者昭靖在國初時曾以所部涉流沙出古北口夷平諸
部落其後復有安南之捷今邊疆多故而安南至不得與樸榆各
屬同受朝廷之命幸而特簡我公固將合輿圖寄託之使得大復
祖宗朝之舊以稱今天子中興之美將共信謂五帝三王所不及
又豈徒以六詔南粵上誇西漢已也公行矣勉之哉郡邑諸屬吏
固承公宣化者微言于予不佞以爲公賀予不佞敢不辭書之奉

公以券異日

賀督學曾公陞任參議分巡備兵嶺西序

某不佞往讀尙書觀虞廷命官臬陶作士兼成周司馬司寇之職至歌魯侯泮水之頌稱獻猷獻囚咸在焉因歎文武之用帝王未嘗岐向衛君問史鱣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子路見以告之曰司馬爲務少馬子貢入見以二子之言告之曰獄之所聽鼓之所鳴教爲務也我國家以文致治內而講筵官從得與邊臣同敘外而督學之任必屬之憲臬考成於春官宗伯其尤者得遷爲藩伯之貳率奉璽書與督府中丞節鉞相左右文武互用教之爲義大矣哉顧屬者寓內無事唯故牒相沿今功令日繁刁斗旌旗聲色相望禡而奏凱所藉伊何以予觀之誠莫如曾公公以八閩道學之宗成進士起家爲郡邑聲施滿江南擢爲吾粵督學其爲教嚴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一

五

而有禮寬而有體其以文衡也正而雅變而可風華而中堅樸而不傷于核諸弟子員爲所試冠軍授廩饗者必勤勞而式訓之比秋闈棘徹鹿鳴之歌人人在矣是以稱公之教且能簡士唯簡士之法與簡軍同鼓以作其氣畜以堅其銳往復之以閑其習故無不克古成均之教舞焉射焉其道相寓公取而試之于文文效矣比涅池告警督府若繡衣持斧使者交表公署海北事羽書旁午間謀詭至公部勒偵斥環人攸掌無有弗戒顧畫詳審雲布鳥伏狂逞游魂日且俯竄延頸以歸朝廷於是公乃仍前俞擢參藩備兵嶺西嶺西爲全粵襟領開府作鎮地勢建瓴而下以公雄視左右今而後山海反側豈復虞乎在昔士明刑弼司徒敷教是以無憂乎蠻彝猾夏寇賊姦宄今公爲憲臬職在士師繇敷教貳藩伯則在司徒矧其旣考成而分飭之則在宗伯司馬建一職而四官

以備而公之才猷德量亦於焉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惟我聖天子赫然中興將上盛唐虞豈但比隆周宣抑揆輿圖幅趾則今之粵實視昔淮漢維嶺以西其中峒蠻雜居雉兔攸匿水滄叢菁甌脫綿覆又不啻濱浦醜彝若淮之平也其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而其以頌魯僖則曰淑問如皋陶故又曰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黷懷我好音憬彼淮彝來獻其琛召公之分陝布政也其詩曰壹發五豨而後世之命平淮則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此之謂誕敷文德教之有繫于理與兵爾公從茲授節秉鉞歌采芑則荆蠻懲興六月之師則膚公奏方□□□流寇潰逆舉惟公賴矧嶺海藩屏鎖鑰不旣於稽首受命占厥壯猷願公無忘祖宗朝所繇命官之意行見召入爲三公樽俎折衝稱無疆惟休之慶豈與虞廷文教

異耶邑諸侯皆分符南服俗美政行且戴公保釐之德徵言不佞用祝燕胥不佞其敢希清風之頌亦唯稱述古昔請陳之祖帳爲公歌天子萬壽以嗣都俞

賀增城邑侯陸公得士序

近世儒者之效未或大著致煩至尊以武事求之此儒者之所宜勉也漢高帝曰乃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陸大夫奏新語則爲之色喜左右輒呼萬歲漢之文治因而大興孝文時求能治尙書者得濟南伏生年已九十餘詔太常使掌故往受之歐陽生事伏生授見寬寬初見武帝語經學帝曰吾始以尙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問一篇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先是張湯爲廷尉寬以儒生居其間則見謂不習事比有疑奏再見卻上寬所奏卽得可問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帝曰吾固聞之

久矣予嘗推舉是說而思儒者之用也寬治民務在於得人心吏民大信愛之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會以負租課民恐其免則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襁屬不絕課更以最帝繇此愈奇寬拜爲御史大夫定漢太初厯制封禪儀奉觴再拜帝曰敬舉君之觴當是時運籌則桑宏羊將率則衛青霍去病而寬以儒者統率百僚其貴愛如此今天子銳意中興課賦租算出納造厯日勤習武事予乃謂惟無儒生儒生者有如兒寬知當慨然樂任則以爲平湖岫青陸公以之公以文弱名家子治尙書少年登進士上第試令予粵增城其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卑禮下士收租稅時哉闊狹一如寬爲左內史時至于司農課額輒無不最民不忍或負公公廉而惠簡而便他以急而反緩之公以緩而先得之於是當時者且以公兼攝旁劇邑皆以爲非公莫辦如使有難決之奏則

天子之所可必唯公矣會粵大比則公以尙書分較所得皆潮郡有名之士而謝君某爲通榜冠第一潮士率治尙書其尤者皆在公網羅則且慰而相賀而予以賀公夫五經謂易爲首以文言固莫古于尙書也二帝三王之政事在焉孔子刪書斷自堯舜自格苗以後如甘誓允征固何嘗不武今儒者但畫于制科之業而寢失之其有以之通今貫古或博觀當世之務而感激興發寤寐思服忽然如有觸之則其爲言也必悚然而異沛然如不能自己而非其有得于中者又遂無以辨之則第取其爲敷衍之言以獻經術之陋而鮮效天子喟然慨慕以爲詩書不如馬上固也而潮郡此七生者豈其然乎予固習而信之矣至是始得遇公爲奏之于上子固知色喜而左右呼萬歲有以也於是天子方課計吏則愈益奇公虛揆席而召之入使若皋禹贊拜阜財而止弋兵食交足

口寇平靖典禮樂而坐明堂正歲差而定歷象如公且兼衛霍諸人有餘子固思公之似兒寬而更過之不徒使人謂國家方厭儒術而能使上改容謝慕者在漢高之前有陸生而今天子前有陸公也諸生益務勉之其庶幾奉公之教致天子崇儒相與坐論文治大典遞相傳以爲師傳子不佞拜手稽首敬賀天子

奉賀總督兩廣沈公壽序

嘗頌詩當周宣王時方以韎韐琇琕會諸侯于東都有君子萬年之祝而崧高之章乃盛稱申甫爲嶽神所生以蕃宣四國乃知天祐人主中興則必生名世巨公以與之鞏固社稷此所以福祿無疆咸以爲山嶽之慶也予不佞葢於司馬中丞兩廣沈公見之焉公以正類主盟秉節鉞繇撫閩而節制全粵奇功屢著論者莫不以爲鼎鉉中樞之任宜首推轂公當且趣舍人治裝乃尙畱公于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八

粵而俟有新天子中興之事然後知天所以生公之意實爲萬年之繫此豈直嶺海攸賴已耶公智勇淵深知人善任當在閩乃從容指顧殲鯨鯢于大海狂濤間捷報朝廷予金吾世廕比在粵而功更倍之盤古峒之牽而入我版章設守將屯築然後雉兔之區皆知有詩書禮樂之化亡何而八排方負嶠爲四省患公會勦之疏日上乃躬甲冑渡淥水視其要領督大將軍諸師徒蛇行猿接鼓舞先登渠魁授首徙其巢而城之亡何而獻賊至楚其湖南驚潰諸王突至吉藩之從擁兵入連難民從之偵者訛以爲賊粵洵洵思動公解散其衆以禮安慰諸王旣而檄我兵扼要守險出星子臨藍日擒俘僞官克復諸城獻賊困而宵遁兩粵乃安全如故而昭潭賀邑諸醜以次盡滅夫使無盤古峒善後之計則排獠必窟匿叢箐中千里林谷皆厥三窟使非夷排獠而移之則獻賊至

非相與爲蛇神之負亦必作梗於中不聞聲息甚且甚其繇山谷以潛渡口也使湖南之州邑不卽克復昭賀之焰熾而燎原今南都建置湖南爲吉袁兩廣黔蜀之包絡又何能無西南顧之憂惟公節次辦之大司馬今得以誓師渡江復仇雪恥滅李張諸賊以靖中原則所賴於公功良不小矧以粵之內地其所以息湟池之兵而登赤子於衽席者又孰非公之綱繆今日者天子方倚重公晉三公而入政府夷吾之望拭目以待而就公制兩廣扼湖南建瓴之勢以靖江南與嶺內外之上游所以爲南都根本計者萬年之繫固已甚重然則天之所以生公豈非與周之甫申同無疆之視豈諛佞云乎哉屬七月中元前二日爲公懸弧辰大將軍閩司諸公率同諸將吏請於予修酌者之詞爲公賀予不佞以爲當茲勤王講武之時何暇於文惟是卽此推公之生中興之望良切敬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九

九

用祝公知公方勗哉諸將士以從六師應萬年福祿之會是宜公壽無疆

奉賀直指葛公巡歷南韶策畫勦寇蕩平四省序

今皇帝聖神文武宵旰求治乃慨然深念以爲粵阻嶺而南輿輻踰而拖舟入峭山漂石甌脫深昧綿亘豫章閩楚假寓內有事則其勢不能無虞固所稱人之五倍乃當一可不備歟故剔奸察吏振懈飭弛厥任爲重於是勅御史葛公繡衣持斧按粵公家學素閒習知國家典故世以名進士起家初埋輪都下直聲久振正人樂附而邪小畏惕旣奉揚天子之命望風悚懾文臣畫疆以守務農足兵百廢修舉武臣作其鱗之而罔敢不臧公乃撫存遺老表忠祠烈采詩問俗凡所以鼓舞勇義而孚之以信直者鮮不曲盡其實初外彝有闡入海洋衆相視不知爲策公甫隴嶺趣駕至省

會指顧方略用能使烏鼠畏避而去海氛以靖威有以知公之謀
畫威令運籌如神矣會楚寇流至粵境連延匿伏自衡岳以至庾
關動可千萬計保地既險又屬夏月暑時水潦間作倏忽彼此出
沒無定郡邑鄉落出攻之固難爲蹤退守亦復聲勢寥渺散處驚
畏顧守土之司咸畏公之威明以死共誓詔之爲郡城如彈丸環
以山峽寇俯仰圍之不下諸邑或移民於山設伏固守或據阨塞
以先之寇乃去阻峯砦兩端莫措蓋先是小寇竊發輒破山城至
是方絡繹四省而逐逐不得志雖將吏用命上下同心有制府之
軍令使者符節之奉法唯謹在然馳羽檄而按之者實唯公也公
且以爲寇依險阻號召滋蔓遂難圖矣藉令今日可幸無事報命
以去如粵民何於是爲疏入請皇帝特下公奏趣督撫諸公會兵
勦之公且按治省會以固根本然遙執白簡制勝於千里之外罔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十

敢不戒粵將吏遂冒暑入楚涉蘓穿箐斬木開道寇倚山爲營壁
立虎嘯我兵踴躍以集七月庚午舉火接戰擒厥渠魁至于八月
丁酉乃益選徒施鈎梯而上窮其峒穴戍戍仍大戰盡焚其衆斬
俘無算頭顱相枕於時公以廣屬竣事布置已悉乃趣至按詔凡
所以窮摻而爲善後之策者罔不詳盡四省之寇遂以蕩平廣州
太守因率其所屬州邑長徵言於予以爲公燕喜矢賀予不佞則
以今日之苦寇者固所在見告矣自口氛肆熠寇張逞中原如無
人之境當西走入蜀則以爲據險莫可如何其厭志而出也又無
有當關而斷之者夫以兵則舉天下之衆不足致煩京營羽林此
孰與粵之繇力薄材以地則阻河而守棧道而馳又孰與粵之人
跡所絕車道不通以時則歲餉屢增頻隲師期又孰與朝夕報
然而難易若不相侔者故知唯公之發縱指示籌畫神速無使貽

嘗以斯信爲中興第一名世今日之事唯公是賴爾入我明以來
論有功於粵者蓋無如王文成文成之興也用能翦芟山寇以立
威名其後至於屢建異功誥以封爵今中外多故皇帝方晉公三
九之列以屬之知必能掃清華彝正與公同鄉文成先後一揆不
佞請頌詩以爲公賀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言公之能對揚天威
興師六月不以爲勞而諸郡州邑莫不虔戒受事也抑中興如周
宣則猶非公之所以望於今皇帝也固無如唐虞在舜典五載一
巡守羣后四朝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歲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
岱禮今皇帝命公代巡遂令南嶽之下三旬暴格論文武之功而
庸之以報朝廷雖禹皋之業何以加焉他日干羽兩階鼎鉉咸利
何有乎口寇以此賀公非爲飾諛公具雅人深致維韶故有九成
之臺公觀風登之解愠阜財洋洋如奏固所謂稱絲品竹喜折屐
乾坤正氣集卷五十一

十一

齒時乎用是謹拜稽首書之請質之公亦竊爲皇帝咸五之賀

別盧侯序

餘于盧侯令番禺居兩年矣遂球輩伏處艸莽恆少所干澤然以
閩井鄉里享利爲德侯於凡大小政令童叟市舍植荷畚杖操衡
量相告以爲宜行者已無不行也其宜止者無不已止也如其未
行未止則又將無不必行必止也於是民樂之矣士之落落難合
者乃無不出而相見日親矣同列者且旁睨而忌之矣粵故事上
官臨治皆邑諸侯供應唯謹月日五日十有謁節有獻餽飲食鴈
脯必以異味犀象珠香琥珀晶翠奇木文毳遠國方物相尙爲恭
謹其忌侯者乃陽爲簡樸以爲式而陰易其手板籍目戒左右毋
使侯窺襲得獨申腆款意且彰侯爲疎慢或至私於典寢小史俾
爲之飾長護短以見侯非能乃卒無損於侯侯微知之曰吾受命

牧民他何所恤於是侯之爲賢獨益見亡何侯有兄之喪在署中其尊人太翁日對故所居處廊舍輒思念爲泣不食侯憂之乃欲乞得調去會遂球以公見微語及則促膝爲侯言侯勿調也毋論予屬忍去慈母人不知乃謂侯不宜其官侯曰官與親孰重視去之當如敝屣邑之人知者則益懼侯果調以去無已議共陳乞當事請言之朝廷寧侯調旁邑其政治相近虞芮可質當無以異於不調議紛紜未得就緒而遂球以公車行比至彭湖望有素蓋從粵還者則侯以奉太翁喪歸矣嗟乎侯固願去一官以爲親今已矣爲之奈何予屬願侯毋遠調今且以艱去又爲之奈何因唁侯於卽次執手而爲之言曰侯以禮自愛勉旃哉侯他日出而補任未必仍予邑得之與予旁邑得之也雖然天下大抵皆然其實著者則其名將有物以敗之其行堅篤者其忌之乃益甚夫爲此不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十一

爲彼也有分途焉久之乃無不勝故毋謂惻惻之所得者小民而飾爲名譽之所獲者必在上官也侯操此以至公輔國家事斯有人實任在乎勇決不疑變而已侯在邑多頌聲其去也上官爲之特旌戒傳護喪車行士民送者揮涕如雨而未有言及此遂球知侯者因書以爲侯贈侯早不得遂其去志至此且近其家矣乃甚無以自慰然而侯當可以自慰也夫侯爲民之父母故民不忍舍侯豈有無愧於父母者乃愧於其父母哉侯行矣

奉賀陶石鏡先生暨王老孺人六十壽序

進士岸生陶子以新天子卽位銜赦詔至西粵於是與直指使者按詔書條款核行之輒得報成事而還故事凡星使所至則諸司盛具帳飲使者有目必得耳必聽乘傳辟導薰灼環集粵西蠻酋土司咸在所爲復陶闕鞏龍輔肅爽無或若韓宣子商人之環惟

陶子一無所顧曰家堂上兩尊人皆六旬矣靡鹽不遑敢以爲誦
謀度詢辱直指諸公間斯言知陶子之善行其家教也乃寓書於
予不佞徵所以爲陶子兩尊人壽不佞其豈敢辭憶予向獲與陶
氏諸公交則知有石鏡先生所爲第五之名不減石簣太史諸兄
也而先生又爲王龍溪公之子宗溪公婿一時文章道學冰玉交
映顧名譽所歸趨者如鶩先生獨擯卻少見日惟與黃鐵菴袁中
郎輩修所以火攻難兄之具或以爲王孺人其家良知一燈有以
助之孺人性淑慧博史傳通解內典閨門雍穆其嫁女之命著爲
格言則大儒內則規訓所爲垂及其孫先生於是肅然相敬如賓
茹蔬被褐娛歌圖史晏如有不足則孺人脫簪珥以佐之旣數試
子鄉入成均仍以奇格乃慨然棄去與孺人日訓課諸子間則呼
陶子兄弟而誡之母或以華墮實繁傷本陶子壬午獲雋癸未成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三

進士矣先生與孺人相視而語曰今國家多故人臣匪躬爲宜利
科名哉以故三月之變聞之不徒爲陶子悲其歸也則知先已得
旨而出相見亦不爲喜旣而銜命以西或疑瘴鄉則惟交勉以毋
廢乃職攷周禮行人之職圖事比功陳謨協慮發禁施政結好除
慝諭志交福贊喜補裁出則辨異五物爲書反命今中原未靖嶺
表則牂牁上游以鞏江南金甌無缺其勢不宜少動然羣情反側
日望詔使之至以諭服之陶子成事而還兩尊人而後喜可知夫
能行兩尊人之教以安萬姓維社稷萬年則兩尊人萬壽之徵實
自陶子致之若夫嶺表多丹砂神仙之藥陶子采以歸獻先生與
孺人固有兜率天人之供謂不屑也陶子之一無所顧也固宜陶
子夢翼之祥勳名將繼晉士行而起其兄弟又才且賢所以爲兩
尊人榮褒正未艾子言何足爲重聊因西省諸公之請而以復之

先生與孺人且加進三爵

奉送潮州府司理李公內召序

濟亂世之才與治世異而其出於平澹之心則一也平且澹則危可安擾可定紛拏可以緒理其膽益壯識益堅惟其淬之以學澄之以性斯其心無或有喜慕厭卻才因以得盡焉豈易言哉予不佞蓋恆於潮司理李公觀之頃爲予粵郡理者不過左右直指巡方察吏鋤奸平反讞獄檄徵屬邑之賦無或缺額署上考弛擔去居要津若登僊矣自公之來潮也則有百倍於斯者蓋在先帝末年四方遙起潮與閩鄰多山林叢箐賊且滋甚公乃相厥要害先事綢繆調措金錢城豐順而後率然至者其首尾可立斷檄患兵圍勦分地同功而後倏來倏去疲我之犇命與瞰我之懈者可立窮繇是練習火器祕設伏伏而賊疑疑則兵雖少多也簡勇敢趣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西

搗巢搗而賊懼不敢輒出賊雖多少也飭保甲人自戰家相守釋耒荷戈以饒爲餉食雖少多也嚴擾害兵必計人而食計日而足軍行申法取一絲一粟者必斬所過秋毫無犯兵又雖多少也是故公理郡以來署堂篆邑篆皆有震鄰之警顧不難以一身肩之當事者屢檄公監紀元戎臨陣悉聽公策畫奇功屢奏全粵生靈皆荷公再生之福公乃不畏疆禦以惠鯁寡強有力者雖銜公公功高無可若何歲大祲則多方勸賑至解所束帶爲飢民餐旱爲文禱於龍神詞甚嚴切有昌黎歐鱷之氣卽以得雨署端郡數月以清執著自顧不媿包孝肅爲文祭之屬獻賊蹂楚湖南諸名藩急遜入粵惠王之衆艤舟于端郡人訛言大動幾於潰亂公步行戶曉之衆向德公乃信公爲可恃王得以久駐于端一時上下皆

倚公安危臨賀土寇乘獻賊爲虛聲勢洵洵壓境公亟發策捕滅

之粵上游乃靖當先帝時有上言潮鹽餉可多取金錢者旨下其
疏粵當事以屬公議公執牘抗言曰鹽故有額烏得加乃爲釐剔
其目較若列眉皆無以難公事竟得寢商民乃安比漳潮寇交作
偏將有喜功輕敵者公科其必陷伏而敗亟發兵援之旣而果然
比復招新兵補亡伍文飾其過公以爲市人烏合必生變亟馳檄
糾彈之自是諸將無不畏服和衷多算以勝賊有伏聞於郡邑者
公發摘如神有誣良民爲賊者亟白而出之凡公所爲手揮口授
耳聽目察其神明之政人人能述當事乃交章薦公以減俸行取
考選比聞先帝之變公悲憤痛恨毅然請以偏師爲復仇之舉會
粵山海多事乃少畱公頃者粵奸人四布郡邑潛相通應其在潮
者乃復勾外寇圍郡城環攻之公得諸內應者爲狀甚著乃斬其
頭懸竿下示之賊辟易解滅公於是以前召行過省會爲書別予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九

五

予則以今天子中興求非常之才固無如公者顧徒以才稱若未
足以盡公也近古以來濟亂之才則管夷吾稱典午之季人皆以
望王導攷夷吾當日師太公爲因勢利導故稱王佐夫不設一然
不然於中而後能因是以有取於平隆中君當漢炎旣燼而猶能
佐先主起蜀其言曰澹泊可以明志寧靜可以致遠是以有取於
澹惟公理潮功高其行也乃扁舟蕭然又歆然愈有以自下此豈
可以近世功名之士量乎我太祖定鼎金陵法度具在今者幸而
神聖嗣統相與修明斯人存政舉方與夏后少康成周宣王比隆
彼所謂五馬三分安足與語然亦惟予知公心最深信報仇恢復
不足視爲非常之業日者以佐命居首揆治定功成諸凡興禮樂
明制作一以古之臬夔爲歸宿則予尙思有以爲公勉之

蓮鬚閣集卷六

明黎遂球著

涇縣潘錫恩校

史竊序

史竊凡一百餘五卷子同郡東邑尹先生之所著其曰竊之也者附于春秋之義也先生官止新昌今未嘗得居史職故惟以向所竊聞者爲史然而予嘗推之凡史家求其精當率古之不如今而朝之不如野予讀古史恆疑之如三皇五帝之號孔安國序書與易大傳異攷之家語若大戴氏得左右袒焉豈壁書固有據與班氏作古今人表其紕繆者如后夔豕韋范武子士會計然范蠡之類甚至一人殊出腐遷之書則堯舜世系殆不可以禮說夫名號姓氏且無繇質他何可問焉故曰述古之不如志今也且夫仲尼見聞傳聞是有遞異若董狐者其可相繼得哉有如蔡邕則足人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

一

適惡之則是崔浩之酷可懲毋惑乎韓愈之所不肯爲也或謂崔浩毀滅佛教致取其殛韓愈不此之畏而史之畏觀于禁門喋血之事殆有曲筆又豈若藏之名山以是爲是非之當哉故曰在朝之不如野抑予嘗聞之矣夫人著書多出于慷慨感激感而有不能以虛受人而言以情遷又非獨索米立傳者爲然也腐遷之津津于貨殖非乎其他同異立見聲影分聚無所無之予觀尹先生則有超然于中者爲廉吏不自歎其爲不可旣遂初服居羅浮下大海之濱結巢而偃息澹漠無營于世世亦鮮能知之其書不以示人惟求可信頃予過曾出而商之所闕三志一紀猶將有所覈也他如一二近事多有不可平爲耳目所熟得者且徐以俟之論定不肯稍涉好惡一附以見焉予故知是書之可傳而無媿也今先生逝矣讀其所爲自序使人感其爲意予曾貽書于其子某

某某搆以談遷彪固比長公載成書來相與謀焉會子方衍易史未遑效少孫之筆夫以先生之爲書洵能成一家言其于通邑大都無容異議也今儒者讀書期知所興廢以爲懲法攷之往古若存若亡觀之當代庶幾信焉而之所以然之言未可信也誠如先生者豈有求于人人自求先生之書猶恐不可得則亦人自求生之書自得之而已矣先生三子及諸孫皆躬行力學他日必有有顯于朝以行先生之微言者予以齒後先生半百餘歲然昔者一見相知實深卒之日猶以離支一函詩數章手書寄予且屬其子若孫曰夫人之可以與言者吾得見其心亦已足矣慎毋以黎子之遠而忘之予是以不辭而爲斯序

憐才篇序

才與識與膽三者相需而動有才而無識則輕受人憐以至於比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

二

匪說在乎荀文若之於魏武有才識矣而無膽則不能蚤自引決而仇疾我卽說在乎蔡中郎之於董卓孔北海有識有膽者也而其才太疏故卒爲魏武所困而無所成諸葛孔明有料事之識不肯輕受人憐然無知人之明故不能援壯繆公而當其北伐也亦以無應而歸故才者必欲其識膽並至不然皆不足以爲才亦宜以不才終其天年惟憐才之人亦然不才者必不能憐才說在乎葉公之好畫龍畏真龍也其無識則疑疑則凶終說在乎漢高之於韓信才識具矣而膽不足則多畏畏則忌說在乎魏武之於北海魏武有任事之膽無任人之膽亦其知人之識有餘處己之識不足漢高處己有餘而知人不足者也惟處己正故膽亦自足卽不知人人亦樂爲之用不害其爲事此漢高之所以過於魏武也項羽無才無識有膽矣而志盈易足故不能用范增孫仲謀有用

人之膽而無任事之膽皆無志也猶之乎無用人之膽也劉元德
膽識俱正能用人而才終不足至於所行之事與初心違故其所
用之才亦止得三分之一予嘗求之從古來才固莫如周公能憐
才亦莫如周公吐哺握髮其易見者也使無識則不能任呂召畢
散諸人相與伐殷又負扈而臨之各盡其用無膽則夷齊微箕四
子者俱處之不得其道故惟周公能憐才其他皆否然或者時地
偶有可乘足以相下故事亦成如司馬氏當三國之餘唐李氏宋
趙氏當分崩困憊之後皆中才可濟然合前數者論之亦危之數
也末世無才則往往求之於單詞片語而其間小有才者亦每學
蟲聲獻偶得以希人之憐或又從而妒之皆可恥笑雖然存而論
之亦足以見夫人之所爲能不能也予友朱叔子氏試經濟于山
林所居禺峽故黃帝子采藥讀書處向頗沒于蛟螭荆棘叔子獨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三

能與曾季狂按舊籍闢草萊復洞天福地諸凡古今遊人一事一
言悉窮索於斷碑殘簡中此豈非具曠世之才者今讀其所輯憐
才篇上自帝王卿相以至於僧伎鬼卒無所不書予爲之感歎既
而又欲因之以正告之天下今天下需才急矣乃相與塗飾要結
所進者多非所宜用其有氣類相召樂育培植則又輒以爲黨又
其間稍稍自負者急於求見或未免失身躍冶於是人可亦可人
否亦否不復能自行其志嗟乎此其所以負聖主憐才之至意則
益不可以不明夫所稱識膽之說也若叔子者高尚爲志是篇殆
爲感遇而作且以訓世豈復屑人憐哉是以舉予恆論者爲之序

徐巨源易繫序

易繫者予友新建徐子所作徐子才絕今古性純懿讀書善悟爲
文章詩歌皆上出古人能得其神不爲形似少習易卽力究其所

以然於是慨然而興曰夫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繫辭也吾將爲之繫變繫象繫占易爲諸聖之書何名周其曰周非云代也言乎變備全易也吾因并明其所以爲連山爲歸藏此其爲說舉今世師爲干祿之學者莫不驚顧卻走予爲卒業則以爲惟徐子可與言易夫易自上古至西漢劉歆所奏已凡十有三家二百九十四篇別有道陰陽兵陰陽天文厯譜五行著龜雜占數術神仙諸家其爲篇目不可卒究多本于易其間相附而稱又往往雜贗不倫至今日寔失其原干祿之家見衣輕策肥顯爲尊宦以專經進退天下士則惟命恐其毋當其尤顯者出入禁幄侍從以專經爲師傅講讀至問之圖數象變十有九廢然若諱之而市上盲賤覲史賣卜布算鑽龜者流反偶有一端可攷證又失其全徐子憂之是以於河洛數策極象爻位虛連以及風雨寒温方州部家元會運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四

世之說易林易通之書皆爲之反覆分積必得其合以爲焦氏揚氏京氏與近今之儒若邵與周二子者皆得繫詞之一言於以成家其他管郭諸雜術盡不能出焉可以窮其源流特卑卑不足悉述或曰三墳亡于幽厲九師興而三古寔衰則豈所難于徐子哉子嘗觀象焉布著玩詞焉因以思周公之才之美其爲文必無假借之詞退而爲爻物當名之說嘗觀圖焉因以知陰陽羸乏退而推之雜物小伎無不得準嘗效動焉因以信窮通得失有爲天運爲人力退而雜古史記所載條其事以繫於卦爻之下有所發明而徐子曰夫三易之所名五家所興皆於是可會矣子驚喜躍然務終子學又有以知徐子之學爲不可不立而傳也夫徐子者使其學得行則世之所爲干祿者尚未大失而其竊一端以立異爲鬼神者蹤跡顯然又必不敢出而陽背於吾道以與相角於是先

王與民同患之教乃日明而凡民將勇於爲善而怵於爲惡如之
何其可以語者殆未易而徐子徒以其文章詩歌稱也予是以爲
之序以待其人徐子別有易解則爲明三聖之說皆學易者之所
當知

三十二篆金剛經序

如我所聞金剛般若如大火聚如來所說無字可說云何佛子作
文字觀如我思惟剝皮爲紙刺血爲墨書寫功德爲流通故云何
佛子於此經字不繇梵書復不今文乃作諸篆種種殊異玉筋奇
字大篆小篆又或上方墳書穗書倒薤柳葉芝英轉宿垂露垂雲
碧落龍爪又若鳥跡雕蟲科斗如是乃至鳥篆鵠頭麀書鸞鳳龜
書龍書剪刀纒絡懸針飛白及篆刻符金錯鐘鼎三十二分三十
二體以應如來三十二相我重問彼有何功德善哉佛子此經因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五

緣我能宣說如我所見此土往時未聞佛法四十二章始從西來
至彼姚秦初譯般若其時字畫已變八分隸楷行稿如是則彼古
初諸篆未聞書經此土聖賢有如蒼頡以及史籀空有文字不見
聞佛亦不讚歎繇今思彼良可涕淚佛子善哉以彼所製譯此大
乘此土古初未聞佛者今日得此共獲功德大教追被福等無量
又如所聞十方國土該於六塵皆爲教體於食等者於法亦等於
法等者於舌亦等是以舌根所對爲經如是乃至天衣觸身卽能
得道觸塵爲經見佛光明卽能得道色卽爲經寂然無言觀心得
道卽意爲經衆香國土香爲佛事卽香爲經推而廣之彼一一塵
皆具六根而一一根皆具六塵徧法界中塵塵根根皆可入道無
適非經當佛在世金口演說但有聲音以聲爲經佛滅度已紙墨
傳持用色爲經當有四衆從經典中內心思維不繇他教卽法爲

經不識文字聞師演說因聲得悟又卽如來聲音爲經而此篆經乃備諸義何以言之如一莖草現如來身德書倒薤柳葉芝英作如是觀華嚴藏海雲歌鳥讚淨土迦陵仙音微妙驢唇建立楊柳宣灑金翅雙翼如止觀禪轉宿碧落垂露垂雲鳥跡鴟頭鳥篆鸞鳳作如是觀一切龍神護聽於法上下獨尊觀史多故龍爪龍書作如是觀毛介鱗羸一切衆生具遮那身蛤蜊豬骨菩薩說法雕蟲科斗龜書鱗書作如是觀月上光女無厭足王斬趙州猫娶羅什婦墳書周媒氏配懸針剪刀及篆作如是觀國王大臣富人長者檀波羅蜜積福食祿施地布金或陳兵衛或鑄大鐘拔鬼趣苦金錯右錢書刻符鐘鼎篆文作如是觀又如所云食舌法等觸衣得道如彼風幡當下了然纓絡飛帛以若玉筋作如是觀如是乃至卮字溷胸阿茶無字世出世間差別無礙大篆小篆上方奇字作

乾坤正氣集卷書三十一

六

如是觀善哉佛子三十二相以見不見不以見見如不識字見黑譚墨見白謂紙以悟入者一點一畫盡四句偈莊嚴供養遍如來身是知書寫功德無量敢告大衆諸同觀者願卽文字作是思惟十方諸佛剎那隨喜和南迴向等金剛力

易史序

黎遂球曰易人事之書也昔仲尼至聖作春秋紀二百四十年之事於易作十翼蓋嘗三絕其韋編云是故夫數所以剖理也理所以成事也易有太極生生不窮衆人固於器焉聖人見其道焉是故順其理然後得吉悖其理斯以取凶然亦有以理取凶者此聖人所以有憂也悖理而吉者君子不以爲吉以理而君子不以爲吉者推於其所小疵困於其所大分也是故以古人之事而擬諸其形容鮮不見矣箕子之明夷高宗伐鬼方其端可見者也仲尼

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罪我者其爲春秋乎是故
易有吉凶而春秋善善暴惡夫人不能得之易猶庶幾其懼乎春
秋聖人復起此義未之或改也予讀史自三皇至口元不能無感
焉乾坤闔闢於斯乎攷矣因取其可相發明者繫於卦爻之下而
亦不敢不因乎文周之詞因其詞而事無不合焉著其事而理無
不見焉得其理而數無不晰焉夫數也者亦器之所以紀名而已
故曰易人事之書也有守之而若畫焉此從乎器者也有游之而
若虛焉此從乎道者也是故三皇五帝聖主賢臣爲忠爲賊爲愚
爲哲吾可以一畫槩之吾嘗布著焉若參若伍其所爲誠然者初
不過偶然而已夫其已然也爲誠然而然然而其未然也爲偶然
而然是故後之君子不可以過驚乎其事也抑亦不可以不過慎
乎其事也作易者之意其在斯矣

乾坤正氣集

卷吾三

七

詩風序

詩風者黎子頌古人之詩有感而存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
亡西戎板屋之風其或繼周孔子刪詩雷焉感慨繫之矣漢興以
馬上得之觀於綿蕞制禮其詩可知降自魏晉爲風幾下梁父之
吟猶若限焉六朝歌舞其音靡靡墮煬不返見乎宮聲李唐以詩
取人人有其詩至於五季人且亡其詩矣求其可當於雅子將何
所取乎趙宋諸儒貴性貶情絢韻詮理茲不具載惟斷自五季而
上西漢而下其有關於世教之興衰者存之其可以見一時之俗
尚者存之秦與季周去聖人之世若彼其近其大端可見在三百
篇如狄之滅衛可得而槩矣宋之滅於元也又何爲者也是故宋
人之詩吾未之敢論焉夫亦候與氣爲然諸君子未之能振也豈
不可歎哉今所爲風者合正變凡若干首或紀其事知所諷焉或

標其致因乎其所以至焉噫嘻世有好古之士吾將以是風之意者當吾之世大雅可復作矣頌者觀之

李氏藏書序

黎遂球曰入我朝二百數十年以來乃無有以諸子之書稱者非無子也郁離龍門空同皆爲子者也若卓吾李氏斯可謂諸子中能成一家言者矣夫李氏之意在乎質直使其得志必先罰而後賞其爲學流爲申韓刑名然則李氏之書誠可廢歟曰不可當神祖四十餘年間天下全盛時人皆醇悶甜于文飾使爲相者能參而用之以稽責名實起懦振俗天下可久安無事唯其不然而上黜之也益嚴則下驚而奇之益甚於是後生小子皆耳食其說諸措大熟于科舉之業日不覩經史全文又相與竊取其言以爲古學優人盲史互相傳說眞贋交蒙世風亦遂因之而變嘗以近事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十一

八

按之如盤水加劍之體不崇則李氏之所狠恨輒以爲可殺者今皆殺也崔魏螫毒肆于東林講學之儒以邪說沮則李氏之所排擊以爲假道學者今并幾無其人也以至急武緩文情面必破立談授爵格外收人李氏之所燕居深念而託之空言者今皆不得已而見之實事也他如寇氛狂逞竊比水滸奴才小人扼腕謗訕怨望相傾慨慷感激要盟結友罔上行俠如此者謂非習聞李氏之說而成之不可昔漢文用黃老而宣帝尙綜覈凡天下之勢流則必傾極則必反儒者適當其會既有深心宜不忘遠慮積漸而成豈無故歟然使有得其大意而苛于治已薄于責人濟以溫文歸之風雅吾尙見爲臣死忠爲子死孝爲友盡誼爲行不玷爲學不欺爲事圖功至于不懈天下事何以不可爲孔子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夫李氏者可謂有其質矣則亦烏

容沒焉今一二十年來天下諸書盡出土翹翹修古聖天子方反
經黜邪羣見一新以學者久習李氏之言竊恐不知其微附會偶
合趨舍兩失蓋不得不爲之辨其源流會武林鄒公沛氏鉉遷史
善本成又訂正續藏書以授劄劄因遂舉而論之二書往故有陳
明卿太史訂輯有筆亦繁雜頗非舊文今欲全乎李氏一家之言
多可不載或分別而存之公沛卓然師古其尊人同子奉徵辟今
就爲令有聲是出于名家知以所學救時者則請書予言以爲之
序

嚴印持先生詩集序

嚴本與莊同姓至漢以諱改於季周有漆園周於漢有君平子陵
皆自得隱君子也於我明有印持先生先生出于名家至性天賦
束髮受書學古有獲初與聞子將先生爲小築社於時四方諸文

乾坤正氣集

卷書三

九

人多裹糧數千里至不則亦載書而馳數十年來所爲公卿宰輔
當塗要津先生固嘗拍肩相友及兒子呼之而先生經術宏詞淵
然內足乃獨以諸生老此在世人恆情必因緣爲聲陽名高而陰
厚實卽所謂超然高邁者亦不過爲豪舉語甚熱中而睨視卻去
之先生顧夷然不屑沖然澹然對之能使其薰灼之氣漸消而意
遠也非大有得於中者而能然乎先生居家孝友雍穆與弟忍公
及其子渡猶子津沆等相與爲學不輟諸子皆文章行誼特盛一
門天下士亡論交不交皆能知其爲嚴夫子子而先生則更善書
於顏得其深重於蘇米得其瀟灑善琴家故有名琴二日撫而弄
之既而有方先生者所寶爲唐雷氏琴先生齋戒請觀方先生舉
而贈之先生喜不自勝寢食必偕自云抱之而眠往往有游仙之
夢又曾得躬事雲棲老人受西方淨土教所悟益深以故其爲詩

悲感慨懷述時事憂危與貧窶窮厄之狀類多似杜而其閒逸自得
不爲物遷之旨則神情韻況又皆似陶夫詩以形人心之聲先
生處約而能恆安遭時之變態翻覆不一生於盛平而晚際兵荒
道期古處而漸覩輕薄凡所爲可悲可歎可泣可歌之事日接于
聞見而寄託自適今讀先生之詩而其所以爲琴心筆法殆無不
傳矣先生與聞先生友終身相善病相存也竟相繼而卒家同里
相對見聞先生子則坐而語之世皆以嚴聞所居比之荀陳先生
固無媿太邱以近世聲氣之交言之則先生若郭有道徐孺子而
遂球以爲先生蓋蒙周君平子陵之後又一人也遂球頃過湖上
先生已病拜其堂而與渡定交焉旣又三年餘聞先生之訃來弔
則渡且釋禪已出先生所爲詩集凡若干卷請爲之序辭不獲謹
序其大者如此

乾坤正氣集

卷吾三

十

韻叢識餘序

易先卦畫禮載投壺此所謂以形語者也雅之不傳笙詩徒有其
名則無字之聲反不可以與後人語者也夫然而聖人著書垂世
之意不已窮乎自西域十四字行而一切之音可貫復得三十六
母而等音之法開焉顧邵氏以來幾成絕學予友有徐子者乃獨
能深究而得之因爲韻叢一書有周子者復爲之辨難攷詳爲韻
叢識餘然後聲之難以語於書者凡輕重清濁無不各具且其法
視之昔人簡而得詳音韻之學當無以加使無字之聲皆傳矣咸
謂此書之功可以按律定樂見天神地祇又可以資于兵法安邦
定國兵家隱語如庚癸河魚之類熟此不過擊金鼓鈴柝數聲或
舉旗色立竿擲瓦石數次卽得相呼奮如面命而子謂使尼父刪
定三百篇時諸弟子有能通此者卽笙詩之聲亦當遂傳束皙補

亡自索然無味夫事有古昔聖賢之所徘徊卻顧而吾黨之學問乃忽然通之以此思之良爲至樂爾然而予與二子者蓋不幸而俱生于近世去聖賢日遠又安得起古人而相與語之哉徐子者字巨源卽序予詩以行者也周子初字白山今改字遠令其爲人學博而才足以通之賦性淵雅行誼敦古是以其思無越畔止而有則故可以爲是書

顧不盈和擬古樂府詩序

今天下多言詩之人然而無多詩人夫所謂詩人者而必深居泉石釣弋簡出置世故於不聞而後爲詩此其說有然有不然然者何不逐逐於名譽得失斯其性止而情必深而所以不然者則惟其不深觀於世於世事亦不能深發其感故也三百篇何所往而不從感發哉以予所知則顧子不盈其可稱詩人也夫不盈生於

乾坤正氣集

卷吾三

十一

華胄父兄貴爲徹侯而以其學能盡其才冲然與賢士大夫交體若不勝衣與之語斯世成敗是非得失常變之故忽忽乎如有所憂淵乎如有所欲止也以故發而爲詩自多規悟諷切反覆之而每有餘味斯其人使居可爲之時相與激動鼓舞吾知如曲逆朱虛當不肯俛首讓之斯集爲和李文正公樂府予曾三復卒業而益信其於中忠孝之誼有洞然不能汨沒者是以不禁爲長言之爲往復言之而因以思文正雖貴爲元輔然考其當年亦幾幾乎有不得快於心者而爲是以寄訓旨有獨遠也是以信詩之有發於感者深也文正感焉以著于訓不盈感焉以形之諷使世之事變當前者能因是而思其所以然焉必有可以救正此豈獨爲詞章聲音之學已哉蓋古者詩有賦比興然皆因事而作孔子刪爲三百篇皆可以被之樂歌其後樂與詩分爲二而鐃歌鼓吹諸曲

獨專其名乃顏延之秋胡行若唐人木蘭等篇則又今歌伶傳奇述事之祖也卽以傳奇言之元人初不過一人獨唱敷衍其事後漸分爲諸人多出面目而所譜曲牌按套襲用不必攷其元本則又如笙篴引公無渡河等之可轉相傳倣故有借題發聲者亦有直述本事者夫見事而感則必聞聲而婉轉悲動文正原作本不若規規聲調其因事發聲自可一唱三歎前唐李杜諸家有爲之者然而未能集彙古事專成一書也自文正爲之今得不盈而文正之旨益暢矣夫使不盈第若世之所言詩者邱壑自足又烏觀夫古今之故而與之相薄射而出哉故如不盈者予益欲與之語於性情之故也夫是以有詩人之目詩人易言哉

喬氏筆菟序

予久聞喬子苑風向未獲交比得見之湖上知爲李舒章陳臥子乾坤正氣集

卷五書序

五

之友好子因以所信于二子者信之喬子出其所爲詩多與二子唱誦超超乎風雅之遺也既以其所輯筆菟從子問序予於二子之誦益不敢辭蓋嘗以爲今天下幸而藏書盡出好古家絃頌相奮而以予論之猶有三憾焉何也其一者至神之學何謂神有如仲尼之知雨子產之知火師曠之知南風且古之出師以律聽軍聲而知吉凶今之老農猶能度日影而知來年之水旱如是者類能備災捍患故曰神其一者至精之學何謂精有如蹇叔之知晉師之所出范蠡之知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復以至師老馬而得水學啄木鳥之畫而開城門或聚米畫地而能談山川險要如是者類能致遠寧邇故曰精其一者至變之學何謂變有如劉原父之辨硯指天寶之稱年爲廣何承天之見銅斗知爲甄邯墓物是以黃金之牛延壽之玉杯柏寢之銅器皆可按形而證如是者類能

辨妍指佞故曰變夫古者惟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近世欲求宰相于讀書人皆必有故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豈謂是歟子蓋歷游十餘年求得遇斯人者而師之學之則手喬子之書而重有感焉今喬子之於諸經子史也斯可謂辨證無遺世之所矜如楊升菴胡元瑞者其在斯矣以至變而得至精以至精而通于至神子則蓋有所望抑子友有黃子逢永者其所著有詩騷本草通一書烏獸草木之名號爲多識說圃一書則又方聞之苑也如將離之贈何以相謔黃子曰此所謂子不我思豈無他人也其證解微妙大都如此顧黃子今以養疾困守王園長署中其爲書不爲之傳又不知將來誰與傳者至於羅浮西園公又耄耄矣又子往侍先君子膝前問字之屢恆滿戶外然得者輒去不及爲書手澤幾何痛念如割傷哉人生百年計合一晝夜僅可頌四十萬言卽使全與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三

之以三萬六千日所得有幾而求之者或不能博博者或復寡要求於要者或未必皆其可用鬱鬱終老不得竟其所指歸喬子勉乎哉然又聞諸葛武侯拜臺而得風耿恭拜井而得泉劉昆反風而滅火文翁拔劍而平王尊執壁而波卻錢鏐射弩而潮東是以古者無書可讀而一誠能通抑或然與喬子歸而質之二子者卽以爲序子亦遂書一通以招子黃子

華仲通集序

黎子曰予嘗讀韓退之所爲張文昌與李浙東書其中慨慷感憤未嘗不爲之掩卷而三歎至云籍又善於古詩憑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嗟乎西方美人之思今頌詩者猶往往傷之而後世賢者之困鬱乃將以得與之比並爲樂退之固以道自任者文昌曾與退之書又規其多尙駁雜無實之說有以累

予今德此豈與所爲鬱輪袍者比而退之之爲之言之也如此文昌之使退之之言之也又如此不亦重可歎乎予友華子仲通向以刲股療其親有至孝名其爲學出于高忠憲先生故其發爲古文詩詞與今應制之業皆能茂而堅麗而典紛而理小而能大諛而不虛縱橫曼衍而不離乎其宗執一經而學于門者蓋恆至百人華子遴其藝以爲書皆能成一方家言也顧華子猶窮年伏處一室焚膏繼晷韋編幾絕邇年來至於傷其兩目予過梁溪往見之升其堂與之揖讓進反然後入坐不假相者而能爲禮華子其復於明矣乎則曰今茲差得不廢然當其失明時固能然子然後知華子之心其能別是非也固可以不假借于目而能與天地日月相麗夫治人之道不下堂而見千百萬里儒者之學不出戶而知周萬物道濟天下尙友者但頌讀其詩書而知其人善學琴者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丙

能見其人此華子之謂歟倘使得志而出而華子之爲華子可知華子固嘗閒居深念且將以世之不見已爲悲也於是集所爲古文詩詞者以示之予不知世之讀華子是書者其好之也果能過于絲竹金石否耶抑令其能之而華子之所以爲華子者其又何以見之予轉不爲華子悲而爲人之不見華子者悲不以華子之不見爲悲也攷之唐史文昌病目三年而愈其後仕至國子司業使華子爲之又必有可觀予旣別後居吳門華子寓書吾師之子李文中使予爲是書之序予爲文卽復敢以退之自居又不知今之世誰爲浙東者可告語哉謹不辭而爲之蓋與華子共俟之而已

謝伯子遊草序

稱詩之多窮人自昔盛王之世已然嘗手三百篇鳴鴉東山大聖

人之窮也腹心而免置英雄之窮也標梅而求庶士在公而命不同女子之窮也彼生不逢堯與舜之歌又胡爲乎來哉子友謝伯子氏其才其學俱足用爲黼黻經綸乃天故窮之憂傷半老飽侏儒之粟以明經乞半青瓊別來一載則意首蒞盤可當簡兮之爵兩廡俎豆間思西方美人也顧力且不能盡行其詩僅以遊草殺青子於是益不能無感焉夫以古之聖賢男子淑女所遇如彼則伯子之窮又烏足諱此豈如賓王發歎于雌主靈均離騷于鳩媒哉憶子與伯子同里相向先君目子善步伯也武雖取富貴可也伯子業舉子箋疏義問及古文詞當時如章甫適越子從效尤流輩見之卻走至有欲舉子諸古書笈浮之端溪水中幸而聖人出古學興起天下之士以好古名顯者比比奈何子陸沈伯子復爾此韓蘇之所以寄惋於磨蝸又何尤乎伯子詩具在子不必論其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十一

五

他尙桑皮薪積豹斑可見讀者自能知之子獨恐千古而下有歎伯子之詩而傷其窮者因尙論其世改爲之推舉盛王之世之多窮人如此伯子於是向子歌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劉生民遊草序

子友劉生民蓋永豐令劉使君之子使君作令賢聲籍甚以勤勞卒于官江右人士至今思之其所遺生民兄弟僅一經故生民食貧窘甚又使君嘗負數千金于人人望生民兄弟償如酷吏催科不能少俟其身貴也無已乃出游寄食于使君同籍諸公諸公豈盡以生死易交者顧生民氣骨多骯髒自待甚重禮貌衰輒去曰使先公而在豈忍辱賤我若此於是遊益不得志歲丙子入粵子粵故有貪泉多寶玉然邇年以來士大夫之有氣節者率不肯輕就公庭其否者乃習爲諛諂故上日益尊生民過爲門者誤以爲

粵人輒下賤之如粵禮其居者又不欲尊異生民恐粵人見之以爲上之待士禮原如是生民乃益不堪輒索子遊酒人歌伶間往往發爲詩詞文章以寄其不平子往往因生民醉問諸伶誰能爲優孟歌所謂廉吏不可爲於生民信之比生民別子行且畱其先公桐鄉謂庶幾以謝庭樹倚召公棠子北上道遇之又窮如故因笑謂吾子遊粵且然乃無望於他諸侯矣去粵者多陸大夫裝而粵人噤不敢出諸口宦粵者又因不異粵人而異客粵今日雖因而罷傲然粵人亦惟意無不可者若夫其倨視客則粵人所習慣成之是亦子粵人有罪焉子乃索酒使生民揚而浮子子爲生民告曰吾子年最富家有學才品最高又仁人之後必昌以施展其未竟亦何憂不富貴第安之而已且復索筆題生民諸詩文使告其望責於生民者曰生民遊粵實無所得故借子輩遊亦以借子輩遊故無所得然而生民何憂不富貴則亦姑第安之而已于是子且先行至毗陵待生民兄弟之歸

甘禹符遊草序

乾坤正氣集 卷吾子

去

子嘗評禹符詩如幽燕老将蓋在禹符未出塞時也禹符往詩有古樂府一卷天下人爭傳頌之去冬子過巨源亟問禹符知在都門旣子入都覓之不得聞禹符亦往往從長安騎驢冒雪覓子頃子還居虎邱一日忽與禹符相值驚喜叫語則且出其袖中出塞十九首詩見示其詩多感慨風議字字可當長城徒以少陵稱之必當不屑間及他篇大都相因而動響振金石因是問其行蹤知書擔所至頗遇寇口於是欲縱膽觀之北出昌平覽九邊之形勝已乃旋車而南歷滹沱下黃河眺岱宗過淮泗越下邳徘徊圯橋弔漂母祠下慨然興歎遂渡江來吳且告子曰頃見蘧蘧居庸宣

大皆制成天險使有能者扼其要領口隻騎豈能入非口之勇而
我之弱也思請長纓繫名王頸則又以目擊時事掣肘心灰念息
聊存諸詠歌以當痛哭流涕而已予則惟有笑弄吳兒歌扇日索
之飲酒茲且別去還粵復畱一日題其詩行之因又笑予前評之
不謬也若禹符者所謂生當漢高帝時愁不封侯哉禹符賤章雄
古乃往往文戰不利其爲人忠誠方正於名場詩壇中故不肯屈
下衛青霍去病者予是以皆不能不爲之感尙還過巨源待禹符
歸搔首共醉

區叔永詩集序

詩聲教也其微通于鬼神故不可以名位權力強之而傳有以其
事傳者其人傳者傳其詩非詩傳也以予所與遊在予粵則有區
仲子叔永其詩蓋是傳矣叔永子年伯太史公之子啟圖氏之弟
乾坤正氣集

卷三

七

也太史公之詩傳也規於雅焉啟圖麗於古以則焉夫雅人深致
學士侈之古而流於趣雖兒女子皆能爲之流連往返不能已已
斯二者皆有所謂勉強與自然之分自然者才而勉強者學也叔
永胸懷澹遠曾再遊金陵入燕市登眺多感歸乃爲園掩關三餘
自足花竹禽魚之與處絲肉半臂之與調笑有閒情無雜慮其爲
詩乃一變而精潔細膩得之性者深而出之意者稱亦其才使然
也以言乎其賦則經緯之理遠不徒工也四言高古典雅不徒飾
也五言古之冲融澹宕體物賦象七言古之艷麗輕逸百態俱出
也五律之出入王孟原本太史而工巧神致幾過之也七律之明
秀疎落而五七絕句之丰神幽異冷然而善也夫上之可以抗聲
廟堂下則田父野人曲里房中靡不象憲靡不肖焉肖斯感感斯
傳子讀三百篇凡所爲沈吟慨慕不能自禁以至于歛歔俯仰燕

泣嘯歌者豈必在夫愁慘之狀哉有感故也其言之者真而聞之者信於是壯烈之懷或動於物而傷時之逝追歷光景而惜遇之窮唱歎稱引三復悠然而有餘思則烏有不傳今叔永之詩有焉固不謂其風而非雅今而非古也頃子遊行天下所遇多坐井窺天之儒不能知粵有大海觀因擬著懷土賦以廣其見聞叔永三城賦出子遂可不復有作子之信叔永之傳如此記練帛者曰清其灰而盪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盪之而塗之而宿之子固知叔永之得之家學者亦猶之乎其揮沃者也不則所謂傳其詩豈詩傳哉叔永詩前後凡若干卷於崇禎己卯之夏屬予合而定之旣而爲序於時爲七月七日

崑孫美航集序

子於崑孫竊方之康樂阿連也子族自西漢軼侯而後率繇西北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六

而東南崑孫與子同番禺而先高士與叔合孺父詩文最洽子姓中莫逆卽崑孫尊人也子生壬寅崑孫生丁未雁行相先後蓋子長六歲憶崑孫年可十二三有詩一編子就而竊讀之快有僮父鄭生者亦出詩一編子絕之使焚炙酒崑孫亦快自是崑孫益不隱子以詩方子未弱冠先高士不令通賓客唯侍坐隅合孺父子崑孫兄弟如之顧兩家相過得躡足耳語徵所爲詩文則交相賀爲樂今大中丞張玉笥先生往令予邑試童子拔子冠軍則崑孫驂乘筆研之券遂不憚借眉宇示人於是崑孫與子出入恆偕子以丁卯鄉薦崑孫守泮水如故海內人讀子詩文者則必問崑孫不謂子公車再罷歸而崑孫與其兄臣哉俱以水解也崑孫家三世稱詩其外祖爲潘光祿家多藏異書時得讀之子頃遠遊亦往往舉架上書付之崑孫又性簡嘿無他嗜好其讀書遇腋者裘之

聽者羹之鱗者醢之故其詩字句皆新豔可喜而氣格亦復軒朗如斯集者可以卜其必傳矣後世有人搔首持向問青天請以子言俟之夫詩有因人人有因詩如嵒孫者因詩傳爾然其爲人温然如玉恆唯唯諾諾不敢失聲色于大父母若父母前則孝與兄臣哉廿年同一布被食息唱和不稍相離至於同舟而死則弟子年來南北東西殆無停轍悔不如康樂將惠連去歸來居仙城擁鼻行吟自虞六喬生三四子而外多蘭閣語之念嵒孫能不淚淫淫下含孺父謂予知嵒孫者使序其詩行之

陳孟長集句詩序

吾友有陳孟長者隱君子也居厓門崑崙諸山水間歲一來仙城恆使童子拾溝塗中零斷瓦礫歸因其方圓磨礪湊合爲盆盎瓶孟諸器巧妙絕倫雖古定哥諸審不能及一時巨公豪貴爭寶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五 晉辛

五

顧孟長殊自珍惜不肯輕以贈人以贈人必款識其人姓氏使不得轉相贈苟非其意所深好雖載錢求之或巧伺其困乏皆掉頭不爲顧以故孟長得全其神不罷於應人而其製益精孟長尤深湛好書工吟詠妙于集古其視唐人句正如零斷瓦礫出其意匠輒得佳製而孟長所與酬和亦復如其款識姓氏不輕贈人此孟長所爲雙絕也人不能得孟長之器者宜得之其詩不能知孟長之詩者宜觀其製器之妙嗟乎子以爲雖治天下之道亦猶是矣以之用人則聳瞽僕跛均無棄枉之材以之用物則釘頭木屑皆足以備緩急然才如孟長而使其貧賤以老固吾所深歎也諸巨公豪貴多思與孟長遊而得其絕伎以爲快者吾請以此說告焉於是書爲孟長集句詩序

是誰集序

是誰集序予年盟兄張荊公之集也是誰不可詮詮之曰猶之乎
無我相之云也佛言無我孔子絕四終之母我無與母或有分乎
夫無我之云者非以明讓又非若後其身者之謂也無乎非我之
謂也山河大地皆法身也夫有我者必不知其何所爲我認頭是
我則頸可斷眼是我則耳可塞口舌是我則餘者可廢以至於鼻
等手足等亦復如是然而隨處拔取一毛則遍體皆森森欲動或
曰此一身皆我故問之曰身以外果非我乎耳無聲眼無色鼻無
香舌無味身無所緣我能自成爲我乎當其聲寂色變香銷味澹
凡諸所緣久卽破壞我又在何處荊公於此深之乎其悟矣是故
一切有情無情皆我也打鼓弄琵琶皆我也溪聲山色皆我也施
捨放生物命皆我故說法引導闢提皆我故謂我幻乃眞識我有
盡乃無盡夫是以反而問之曰是誰吾以知荊公之音員而義眞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三

也勦公勉矣今日說者曰是誰今日問者曰如是我則斯集也不
且與慧命相續乎每笑今之爲集汗牛充棟如郭之註譚之書不
知其幾以斯等之所不必辨獨惜夫世上守屍之鬼以主張造化
爲用天地陰陽爲體曰我在此我在此矣請遂以問之曰安置此
處畢竟是誰噫末法支離所望之荊公不小坐聖湖同荊公侍宗
寶師談因書此并問大眾

戒和尚詩序

以予觀之佛子之來斯世也有二建立一遊戲一又各有二建立
而建立一遊戲而建立一遊戲而遊戲一建立而遊戲一何所取
之以莊嚴也以引人人莊嚴也予觀戒山法師其一之者乎二之
者乎初年講經天台諸刹屢有祥瑞旣以請藏入都見達觀大師
達搭衣俟之甫見達問行者不搭戒衣何名佛子師笑曰戒是衣

歷和尚猶在幾寸布上著脚卽不拜而出達追之返遽下座執師手曰獅見則吼狐見則伏偕入方丈語大契適中使至欲取壽詩白達曰師期一月曰不十日不五日不一日不卽命燃香未燼詩成旣復歸朝南海會妖書事大索或以疑師神廟震怒師從海上聞卽投所司械至都繫西曹楚甚賦囹圄吟遍傳都城以白得釋賦南歸傷神廟憐其寃特賜藏經建閣遂賦掩關南屏詩會東口動岳大中丞當出塞多難其行師挺然願從之策馬披短髮長嘯岳家軍中口爲遠邁賦漫歸詩以和中丞亡何歸老徑山下天台教院比予至昭慶得交其徒孫海眼出諸詩備知師事師已化去十年矣予觀詩與佛法其離合也亦有二綺語一贊歎希有一以前之所謂二者觀師則後之二者又何離乎合乎予讀師楞嚴截流與所爲老莊解而知之矣聞師與士夫會語輒問曰愛欲其乾坤正氣集

生惡欲其死天與聖人皆然何名爲惑衆皆思索無以應師大笑曰旣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其敏妙不測如是然則不知師者又何能觀師乎以予觀之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本來面目誰能識且向尊前學楚狂此王文成詩師舉以自題者也可以知師矣旣爲作老子笑序因復題此以行師詩

冰雪吟序

姚君左先生周忠介公師也忠介蓋嘗執經問業于先生門以成方正名臣則君左之爲君左可知君左老矣放志遊四方爲古文詩歌陶然自得四方名輩樂與之遊聲名且達于諸賢王間祁陽王至降階造膝升之上座與談詩歡若兄弟於是君左才名方之司馬鄒枚輩云冰雪吟一編則往時從都門與鍾伯敬同舟而南所作其爲詩多伯敬手定乃向以不經意置之偶從亂書中取出

思錢行之以問于子子以爲今談氣節則忠介聲詩則伯敬此誠東南之士所奔走而惟恐不一得當者也先生以忠介爲弟子又得與伯敬同遊述作固久已出梁園諸詞客上昔蓋公黃石公皆爲名臣師然猶功名人耳西園角里四公者則未嘗聞其得命孺子跪進履使此五六公而恆在梁園諸詞客坐間亦必無因得致之而司馬鄒枚輩其爲詩今不入伯敬選者又比比也然則吾君左先生豈無恆重者乎吾聊爲論其詩者言之因書以復先生

銀鹿春秋序

銀鹿春秋吳門陸子垂先生所作其爲書凡若干則蓋規時之爲豪悍牙爪者發云以本于仲尼麟經則亦猶之乎誅亂賊意也然而書善而遺惡間或取一節而不必責之以大義有如趙盾之人以當其君之犬逢丑父之忠以辱其君君子所譏矣故或盡力于

乾坤正氣集

卷晉三

三

私家適以爲賊于公誼以是例而求之若孔子之勿殤嬖童亦難爲繼先生曰吾爲人奴言之故以銀鹿名抑子攷古者蓋有家臣卓隸而少以奴僕見奴者罪役僕者輿役奴非大臣世家不有僕則或以子弟爲之今惟勳爵受于朝者得稱奴其童子去厥本生來執役食力則以義爲父子陶淵明有言亦人子也若所云人奴之生得毋咎罵足矣此在主家宜然足以爲訓哉然則必撫之如子斯可以望之如臣御之以恩使之以禮而後責之以義必有道矣今也不然或繇無恩故威不孚無禮法不立或賞其不義以是爲能報恩夫臣于人者皆臣人者也吾見其上以爲望而下以爲督事上使下有矩存焉則胡不從斯求之是編也又卽可以爲今之人臣者一發明本心矣以稱春秋不亦可乎先生抱道而隱其爲人輕財好施能排難解紛賞善嫉惡有仁厚之譽義俠之風長

公履長氏趨庭雍穆文章行誼爲吾黨推信必將以甲科出而圖
吾君其資事之道爲臣之鵠吾於是乎推之是爲序

輟獲草序

友道之難其端有數曰管與鮑之一貧一富蘇與張之一從一橫
伍與申之一獲一復李與蘇之一辱一榮狐與介之一言一不言
夫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惟天下有心人其所持益堅情益深相疑
相望相形相忌往往有之易稱出處語嘿以明同心故曰君子之
道今未求心同先求迹同晏嬰所謂水水不能食琴瑟專一不能
聽是故予之友多當世君子也然而幽谷嚶鳴偶亦不能無歎讀
輟獲草知朱叔子之於其友也如此則予益自媿矣叔子今之有
心人居名山中與曹仲旋氏善兄事之三十年如一日於其死爲
詩若文哭之曾李狂氏剛之以付剞劂所存尙一百許首款款如
乾坤正氣集

卷五 吾子

三

誦訪叔子者入禹峽聞吟此詩幾何不驚爲啼猿斷腸叔子固敦
篤友誼仲旋之賢亦因之表見然叔子固非無他交得一仲旋以
是爲終始也叔子交游聲名滿天下而其於仲旋之交也如此固
心同豈尙蹤跡之能然乎至其自序乃謂知交寥落他日戢身誰
復能爲下一語者固以弔仲旋實以自弔又重索于序以當他日
珠襦玉柩也然則讀叔子詩者倘能得其心亦安往而不可同哉
予因爲論而序之令于輩果後叔子死毋使青蠅聲得驕驢鳴則
叔子雖歸然獨存可矣

踽菴集序

踽菴集凡六卷爲詩序六篇文序四十三篇壽文十篇祭文五篇
雜文二十二篇論六篇表四篇策一十六篇邑父母蔣南陔先生
所著也遂球頃遊吳中得與錢牧齋宗伯交知先生最深旣先生

來令南海粵諸生人人慰得所師業奉其所爲制舉義鏡之以行
因復得斯集以授劄劄遂球從山中還先生則屢目之爲序遂球
退謝不敏然私心竊以爲此不朽大業藉先生相附以傳固所願
也遂不辭而爲之序曰夫文章者載道之器豈易言哉自仲尼之
徒以政事文學分科而所稱絃歌之治如子游者後世顧未聞有
所專頌何以當時所列乃在此不在彼西河之教今以詩序傳於
政治又何鮮述也他如單父宰之書十有六篇世不能見以成周
盛時召公分陝之治至矣尙書所載不過旅葵召誥詩不過公劉
洞酌卷阿太史公傳循吏者五人子產以博物稱其有詞僅雜見
之盲史公儀休魯博士高弟也其書無聞西漢六循吏亦未聞有
文章之稱如長卿等其令天下郡國皆設學較官則自文翁爲之
始爾若是乎吏治文章之難兩兼也今天下習先生之文久已如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五

龍光鳳采奚止雒陽紙貴雞林賈昂而其爲治也則又廉而能惠
嚴而有禮愛而有體君子樂得行其道小人咸各正其欲真有古
循吏所不及者遂球固知斯集之所以傳也使當吾世而有發古
璧得竹策若宓子若孫叔敖公孫僑諸人之所爲書有不稱道傳
示相與樂攷其議論之所設置與夫意志之所存哉今天子承明
侍從之選率繇外吏尙亦以爲揆席所需文學政事相推而見夫
吾輩攷古證今豈徒若組飾太平爲華國之務已乎人品之流亞
輿圖之阨塞險要建置因革俗尙違向其或臨文輿感慨慊不平
恆於是乎觀之故知古者貴學而入政惟其術足以應之也邑事
向稱蕪蔓先生下車不數月而衆理具奏士化民歌他日當宰天
下亦如是矣斯集也不將與君爽之頌並垂且以補先生鄉人言
夫子之所不存乎是爲序

春秋兵法序

兵事著於黃帝不可得而攷矣世之傳者不過與陰陽時日之書等予無取焉其可稽據者則無如春秋間關壯繆公號稱絕倫而津津于左氏非乎予少卽受左氏于先高士然其時海內平治不過以爲詞令之式廿年來四方多事予以白面書生遨遊諸公間羽檄飛至間輒以意談兵時多奇中然不敢自信爲能也會以省母從吳歸粵舟中無事因取左氏諸兵事別爲端委手自寫記時以己意附於其末偶有宦蜀舉所載書籍見質者始知昔人久已有是編予甚自笑其勞然頗覺其泛引無當則又不容自廢以精切而明著蓋無如予本也雖然此豈眞足恃乎哉以趙括而讀父書所爲膠柱鼓瑟卽古之善言兵者子胥之忿巫臣之狡伯諤之好合力共濟猶不能盡得志於敵而謂規規然襲之遂可與言兵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五

耶抑聞之兵猶醫也醫有以古方誤人者矣而必不能廢方故事猶方也器伎猶藥也其臨機應變則猶脈也今之談兵者非不慷慨可聽然而其弊也有二一者多而不精不精斯匱匱斯無恩無恩斯不威不威斯令不行一者戲而不怒不怒斯玩玩斯囂囂斯渙渙與不行是猶病者之嘔吐而不受藥卽得古方烏乎療之然而亦未始非方書之所有也夫惟知義則生共生共則怒怒則以少勝多可矣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子謂戰而義者必勝是故雖以吳楚之事孝與忠若不能兩具焉如之何其長勝也談兵法者亦試以是推之則予更有感于壯繆公之義而可師也夫是以尊之爲神亦試以是推之

大司馬申公疏草序代

今樞部古司馬職也然亦有異焉古者司馬得專制無事以農

講武有事則統六師而出在行間無兩參可否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往往有之今也知兵者不得知食糗糗率仰給于司農軍行則居徒決勝算于中又符節出入無大小皆請命且待咨于政府則是天子自爲將而政府者幕府也大司馬可否郵奉令唯謹若未嘗將兵故今司馬權不若古斯其敏練必倍古若斯可以有爲也以某昔者所知則有姑蘇申公公世清白一門忠孝自成進士歷職方而中樞皆赫然有聲爲中外嚮服當拜大司馬則今皇帝已已東口闌入畿輔時也公日必數承召見夜分乃出奉報部署手口互用蓋經旬日不交睫其自序稱視劉穆之目覽手禽耳聽口應奚翹倍之今諸疏草具存卒業三復不益信乎惜在事僅月有兩旬故口亦未大創去昔者晉有采桑之役號射所言猶若爲今日左券然有爲任里克之咎者非公也公諱于戎事知天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十

五

下形勢扼塞其在職方慨然慕班定遠爲人願奉鞶囊從事于黃沙白草之場因輯有九邊圖說至上登極二年上之又嘗有感于高靳鄭之議以爲兵學宜貴專門司馬官屬宜特高其選不復他遷邊徼數處風土不一宜於其地擇人使輪轉司屬則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奏報虛實功罪真假皆無不具悉爲疏數千言奏之雷在上前數十年來能聚米爲山川借箸而決勝負者文臣如公誠不可多得皇帝于恁憊之際特以大司馬屬公不可謂不知公矣乃竟以時目所忌終老林下故或有志而未言或言之而未行或行之而不从否則皇帝方欲得壯猷元老登之政府以咨決戎事吾知必公屬矣我國家闕閱之盛無所不侈談獨如漢韋氏之以少翁繼長孺者曾未幾見公之先爲太師文定公在神廟時稱太平宰相國乘可攷今皇帝神聖英武使以公繼居文定之任事業

必遠出韋元成上固魚水相得制勝算若神又何憂乎口寇某閒居海上思與黃耆者共占之奈何公已騎箕上升矣屬哲嗣某某某彙公中樞所存疏草付之剗胸寓書託以弁語辱有氣誼相關其烏容辭是爲之序如此他如公生平精忠大節多可爲天下師當另有志傳不具述

廿一史識餘序

史惟龍門尙矣其後也日煩且蕪然而其書具在則何不因龍門而爲之曰不能十表八書母論也能復引尙書左國戰策似堯舜三代本紀吳齊諸世家乎道德有如仲尼孟軻老聃談兵有如孫子吳起白起王翦廉頗李牧俠烈有如伍子胥魯仲連田橫豫讓詞賦則屈原司馬相如行誼則藺相如魏無忌汲黯是諸人者乎蓋更歷數千百年而不可復得予嘗悲焉今舉一代之則晚季乾坤正氣集

卷吾三

毛

之材不及中業中業不及開創況以後世之人而附於隆古夫蘊藉不厚則其行事形之識昏於習曉沮於志故雖以東漢之氣節三國之謀略兩晉之元遠六朝之工麗三唐之追琢以龍門收之其致槩亦以日卑然子又恨以龍門之長不得生于宋儒理學昌明之後乃徒以公孫宏張湯之深文附會於春秋者爲儒因退儒而進黃老故其是非因以不合於儒而後之修史者又漫然稱引不能自出其是非以爲是非卽如范曄沈約諸人於其行誼而其志識可知也歐陽文忠生平無多可議然其所述乃五季之事吾不欲觀故生于今日惟是順德理義以論前事則可驕語龍門而其不能因龍門爲之者勢也則不得不分門別類以汰其煩蕪使夫觀者不厭其以爲興發觀感懲勸功莫大焉如子友張子石宗所爲識餘是己張子蓋篤於人倫而以學達識故夫君臣父子夫

妻朋友之間連類而稱有餘旨焉辟之易則諸史其卦乎張子其
爻乎是以雜體之卦亦有無咎之爻後世之人亦可比于盛古之
事張子旁通曲引要之以儒者之正道故以張子之變紀傳世家
而爲分類亦猶之乎龍門之變春秋左氏之編年而爲紀傳世家
則皆各有所取也今世事日以變矣前乎此者以邈之我太祖開
創之始若蘭臺之前漢其間以劉誠意當陳張徐常諸將當彭韓
則且世以功名終焉若王文成之體用兼備又勝條侯方正學之
醇節又勝鼂錯陳文恭之盡性又勝董賈文望諸將之歐□又勝
孝武衛霍則何不以蘭臺之爲前漢者爲之必有可觀張子世有
儒學其出而爲史官則予日望之是又張子之所爲今一代之史
乎如其所以爲前古之史則是編也不能勝龍門而勝龍門讀者
可以推予說而得之矣是爲序

乾坤正氣集

卷吾三

三

周蔚宗將軍詩序

止菴集蓋宜興周蔚宗將軍詩聞曹能始先生之所選定將以傳
之後世者也予往言詩頌蘇李劉盧諸什未嘗不悲其遇而又若
幸其所處在沙場絕塞金戈鐵馬間奇險憂傷得以發動其沈雄
幽結之氣詩是以傳有非安步書生所能學作也蔚宗賦性忠耿
十餘年遼海上提兵於撫定皮島變功尤奇邇復入行間爲勦寇
策畫俱得要領惜其謀有用不用而所握手共事者非死于□卽
死于法幾一時頓盡乃歸而卜居西湖上放浪自得間且爲武夷
之遊予初晤之于湖寺王子子安坐間卽爲予談已已□入袁督
師廣渠門之戰殺傷□六王子乃坐以逆辟爲誣害至眦淫淫欲
淚旣出督師所恆執鐵如意示子其意念殊深遠篤切是宜乎其
積一往不平之感發而爲詩顧其爲詩乃復多山水泉石安閒超

適之趣不徒爲哀音激響若予向之所興歎以爲傳者昔韓蘄王以爭莫須有三字不得乃稱清涼居士時騎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蔚宗將無似之今君相聖明正人君子在位矣用人勿疑口寃終當靖滅子尙願得諸血性男子與蔚宗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功成奏凱歌歸向玉環雙橋間傾盃酒相慰則是選也又烏足以定蔚宗乎使子爲序謹不辭而題此

刻徐文長闕篇序

先高士所遺遂球書有徐文長闕篇一種皆文長所注道德陰符莊列諸子末附四書解數十葉當時文長擬并其詩文刻之皆名闕篇觀其自序可見此一種乃文長自點記較刻中間分爲陰陽文或標或摘皆有義理蓋先高士游會稽時文長所面授語具遂球所爲先高士行狀中今文長詩文盡出雖酒令燈謎無有遺者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

无

不知何故獨不見此種豈藏者祕之抑當時人皆用覆瓿無有若先高士好而存之也袁吏部作文長集序所稱闕篇亦不過文長詩文至謂得之陶太史故書紙中以斯觀之此語當不爲虐遂球每出遊必選書籍自隨比南還以寇亂車馬賈至數倍不能具因復損之以世所恆有者附他舟畱一童守之來遂球單騎先還吳此書恆在偏提間偶邵子僧彌過虎阜相存出觀之因歎謂不可不亟易梓僧彌賦筆高古爲詩繇鍾譚轉工書畫兼絕早棄去舉子業絕志富貴故其爲人品益眞裁益進進不已皆不媿乎文長者遂球是以樂與謀之每見近來人曾未諳四聲韻律輒自標許疊粘膩生澀語以爲鍾譚不則頽然自放謂學文長則請觀文長當日讀書悟入具何如苦心噫嘻予輩非敢謂能爲文長子雲所歎文長輕故此書不重比人皆耳食文長重矣而此等書又少有

存者當其有所存而爲之者又往往失其精神面目又若先高士之嗜文長而文長必待袁吏部乃傳皆不可謂非文人之厄然則凡爲此者亦聊用自娛而可耳是日因讀僧彌所爲思親賦遂球亦執此先高士手澤不禁百感交集題之簡端俾告之有爲文長者與夫其爲爲文長者

蓬櫬日記序

西吳李子從鴛水遊僊城子與喬生得交之最歡文酒之會必與得失相告戒戲相謔也旣得讀其所爲日記大凡出門以往於見聞過接人物土俗因革山川草木鬼物情狀無不隨述具備子乃作而歎曰今天下近百年來圖事者殆不學無術甚矣是故武熹二宗元號皆誤用昔之僂統而當時議者不知所避□□□□□□以自立不知問罪聲討又從而爲之請封天乃假手于賊以報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五晉平

三

□□上七忿恨書而無有能先事執言延禍至今流血積歲邇且各撫之兵其多寡實目相臣不知至于調援之章交下莫知適從保舉之例臺省不知至於奏疏稱引惟舉陳吳故事又如郡邑長吏不能自識其輿圖形勢職方司馬不能舉各路險要阨塞公私往來之衝諸閒曹散局不能自知其職之所繇設初爲何意尙安望能聚米爲山川借前箸可籌乃公事哉夫爲相者以通賓客爲嫌作吏者以獨斷爲公此所以冥冥決事敗壞而不可收拾皆謂之無學之過也昔西漢王恢擊東粵使番禺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蜀茹醬因遂知牂牁江足以行船可以巴蜀通夜郎得精兵十萬浮牂牁制粵繇是觀之倘所稱登高能賦可爲大夫夫苟能資其心計則負笈而遊豈徒爲文章之助感發性情已哉卽如記中所述信州鄭中丞做啄木鳥畫板法能以手畫城門令忽自

開成勦寇之功又何異仲尼於商羊萍實子產之稱實沈臺駘子是以深有感於李子知其可以有爲於世也勉乎哉於是爲之序

百憶詩序

予初遊虎林卽得交忍公先生既與子餐子觀兄弟爲盟社則且爲先生拜先生一門之內人人有集父子兄弟自相師友百憶詩則其悼兄印持先生而作嗟乎於書有之惟孝友于兄弟詩不云乎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斯言也苟有至性莫不傷之然而君子多不能不求友毋亦其所處有得不得苟得矣而復失之是以不禁其憶抑先生兄弟固恆精於禪學又嘗相與讀南華而樂之曰吾先固漆園同系因之以怡情邱壑逍遙各得非若近世汲汲于利祿榮名者比而獨於夢不之變不能忘情予爲序是編以告夫天下後世之頌詩讀書而感且媿者其亦毋媿于先生之兄弟而可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

三

王子安石室詩序

予少卽喜爲詩然不出門外所見客惟侍先君子坐不得談得與談者有梁子非馨非馨見予詩輒向人稱之寢聞之先君子先君子故喜爲客談詩因亦不禁令作亡何非馨別予去出塞居督師幕中猶寄子書云有王子子安同於聽畫角胡笳時作越吟輒相念也子安之知子詩當亦必以非馨旣而二子者以已巳口入得旅上爻之占子聞而爲之憂傷予亦以已巳有先君子喪詩且中廢癸酉乃入長安非馨從金陵來日匿臥子寓中不敢出見客問子安則云已歸而舉于浙闈亦且以公車至至則非馨時私去相語以故子亦阻於見面今年春子安來遊石室先以書期予至予家得相見談詩而別歲且臘予過西湖則予安在焉因更得交其佳兒茂遠觀所爲文章並雄絕一時子安則盡出其石室諸遊詩

示子且輒言塞上時事噫嘻子然後悔先是知非馨之淺而責之過也蓋非馨與子安共有所執持而非馨至欲蹈海死事所以得少全非馨從長安與子共被語時子責之但流涕不言子安頗往反塞上蓋爲義而動子於子安無間然子安乃爲子言非馨子非子安幾負非馨然後知子不及子安遠矣然則子安之爲石室遊也其爲詩烏得不工石室者其地故稱神仙下都有水草禽魚花竹之樂視畫角胡笳白榆黃沙間相去萬餘里無矢鏃飄忽之傷然問非馨當日從何人去而至今無室家妻子隻身怏怏不樂歸耶子安來視其所與握手奉觴而畱歡爲壽者故多巨公名賢然感念今昔則必以塞外與非馨稱詩把酒相屬時爲樂而反以此遊爲悲子聞虞卿爲魏齊之故窮愁著書子安今日之詩其工細靈逸無巖豪氣而陶之以學問之力深之以性情之際吞忍其悲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三

慘激烈之聲而以山水託之則又惟子乃知子安惜乎子先君子之不及見是皆不能無感然子安負經濟才將必行其先司空公青箱之學而與茂遠共出而圖之爲語非馨可以歸而共出于石室間矣是爲序

重刻五先生詩選序

嶺之南人人言詩其在國初蓋有五先生竊嘗論之如孫仲衍視嵇中散謝康樂先後一轍王彥舉乃得比漢二疏唐賀季真黃庸之爲政有韓退之徙鱷風李仲修不愧太白長吉稱其治義寧則文翁化蜀趙伯貞自擬淵明誠孟浩然所不能及雖出處各殊然於唐詩有張文獻於我明有五先生粵昔者稱之蓋無異詞云五先生故結社南園頗極游觀之盛旣乃因其地以祠宋三大忠文公張公陸公歲久漸圯今直指葛公來按粵百廢畢振祠亟新飾

詞之鄉大老子弟咸稱有五先生舊蹟而公方道抗千秋業峙風
雅得其詩選本命遂球重爲選刻仍畱其板於邑庫使學者便焉
因感公於表彰嘉惠無所不致其意而亦歎詞章雖工非行誼風
節蓋無以傳也假令五先生者其事無可表見則其聲詩亦必不
遠矧南園爲觴詠之區以祠大忠三公遂將使後世有志之士過
之必慨慷激烈徘徊不能去不復似蘭亭金谷委之邱墟亦猶是
詩得公爲之訂傳遂如二南之篇繫之以周召於是可以取冠三
百以大忠之三公而存五先生之南園以訂謨定命之公而存五
先生之詩均之不可謂非五先生之得所憑藉然亦惟其風流餘
韻本不容沒則尙友者亦可以知所師法矣或又謂粵之先如梁
邱陳湛以至黎歐諸賢達皆有三不朽業表表可述何止於是毋
亦以其入我明之初故爾顧聞尼父刪詩於衛無遽大夫伯玉鄭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三

無韻考叔齊無管敬仲秦無蹇叔卽以公孫僑之詞稱善潤色亦
不列焉則雖謂公之獨畱意於是刻亦猶古者采風之思可矣而
復以推聲音之化日盛而南蓋有開必先非徒二南爲始也有虞
氏彈琴詠南風非其端耶孔門絃歌亦著於江南之賢而今乃盛
於粵公代天子南巡狩其陳詩也有賡歌之樂粵詩人其庶幾知
所以昌五先生者嗣音繼響相與鼓吹休明如唐初之有中盛或
無負公惓惓南園嘉意哉遂球敢承公之命而爲之序

劉安世詩序

劉子安世少年有盛名於古文今文以若隸藁書法無不推美一
時其詩爲海內傳頌已久茲復行其新著會予過螺川安世偕蕭
建侯施偉長至相與寢處舟中言笑經旬因涉筆爲定之無非玲
瓏窈窕出人意表黃山谷稱爽信寧律不諧不使句弱用字不工

不使語俗以予觀安世則似任其意興之所欲出而無不工諧此所謂天授豈人力哉雖然詩以窮而工在古聖人皆然東山七月諸什其可攷者也下此則思王之譽蚤歲藉藉乃今觀其求自試諸表知中懷感愴良非一端謝康樂乃徒以不及世事但美遨遊擬之終非定論安世繩大父文節公武過庭有尊人太史公訓又諸兄皆文章行誼爲人倫冠一門自相師友是又與思王所處者異而何以能然此安世之所爲獨絕也比與安世談至於今古成敗興衰得失未嘗不把酒相屬欲泣欲歌發而爲詩又安得不爾然安世固善自藏種樹爲圃多所寄託昔李長源年十七賦長歌行張文獻見之曰蚤得美名宜自韜晦但當爲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安世飲酒詩有云當時李長源蕭蕭白衣軀今我樂斯里山水快有餘嗟乎此安世所謂賞風景詠昔賢之意苟徒以不及世事乾坤正氣集

卷吾三

吾

稱之又烏知其所以能工哉今天下多事矣予正以長源望安世而其詩有之大爲欣快予聞太史公今之文獻也予然後知安世所得者深矣是爲序

謹菴評西廂記題詞

西廂記評注者近傳數家或按北曲舊譜刪正或穿鑿添改以媚時目不知以狗續貂鳧續鶴固爲可恨卽屈情就法安知實甫漢卿當日興趣所屬無湯臨川雪景芭蕉之筆朱赤粉白增長減短正如美人自有真色謹菴先生獨能取元本傳神寫照以阿堵中示人謹菴風流絕世年少看花長安擲果滿車離魂附體往多傳爲佳話今則稱方朔小兒與脈望爲侶仙才慧業爲當代詞壇第一以宋玉相如賦神女美人故應作寧馨爾爾予寄贈謹菴讀書佳山水有云每憶文君占杜詩王郎今讓與西施嘗想雙文卽西

施現身諱菴更狠詈吳兒謂是記改作南腔如焚琴殺鶴爲可痛
恨因笑謂西施當日亦未免遭吳兒一劫今諱菴爲雙文雪恥又
何童少伯載西施去五湖時宜其慰藉調笑恣態百出嫣然放眉
相視也觀者定羨新婦得配參軍應不復敢作唐突想

南越廣艾序

東坡有艾子艾之爲言人不能解朱叔子曰蓋灸火者痛不可忍
令人多說絕倒解頤事以分其意故以雅諱爲艾子於是廣之得
若干事皆就所見聞故曰南越廣艾子則以艾之爲說著自孟子
仁是也孟子曰惡不仁者莫如貴德而尊士世之衰也其爲士之
有德者率卑且賤於是無聊無用以清談消日此艾之所以爲談
諱也其在古也則爲定命遠猷一曰艾艾口喫不能出也昔者劉
伶以酒閉關故後之有志者雖不得醉亦不敢陳說時事而隱於
乾坤正氣集

卷五音序

五

放言故如鄧艾之不能言艾艾言之如此而已今叔子之爲是書
也其何居耶後之讀者知之

睡方書序

語曰至人無夢孔子寢不尸北窗主人曰此皆知睡之味者也容
問睡有味乎曰有之不可以言而喻或曰黑而甜蓋庶幾乎近之
矣余居蕉葉菴無累喜睡時挾書而入睡鄉益陶陶而不復有所
關也因搜其與睡之味相宜者自成一帙名之曰睡方客有尋華
山道士者請以是應之

顧修遠選庚辰房書序

子自弱冠廁名解額公車往來恆小憩虎阜西湖間諸剎以選
事相招者輒不敢應亦竊比韓退之不爲史意也今年南還以萬
子茂先之變久居揚州得與顧子修遠定交情好依依等子骨肉

既遂同載歸梁溪會有房書之請子則以目修遠因謂今海內藏書畢出矜嗜古藻鉛槧之子聲氣交通文章之道宜乎極盛雖疇昔闡中主者癖逐鮑腥恐遭鯁骨乃有受事瑣垣卽振直聲以至寓子產之書嫌相如之慕忠貞之性已復擬出凡此皆方古自好鬱然可觀顧近文之變亦有宜救有如規式先輩神氣索然雖復裙襦發豕衣冠叔敖然孔姓尼字子雲所譏後生爲之徒滋傲怠又若狂禪廣古以示慧博字不出于五經事既遠于左策而多好旁溢體裁不倫記湯臨川傳奇有云宋書生不熟大明律傳爲善謔今則以孔孟語述漢晉事能無類此倘不爲之攷究窮辨則蕪雜斯厭又趨空疎此所以盛衰相因存乎主持之家實能維當代之氣運非徒規同賞異而云然也修遠亟領子言而別亡何聞已失怙銜恤一介爲唁報書酸苦但謂是選旣許何符卿氏不容中

廢比子還至湖上則已選事告竣念子僕僕此道雖亦樂不爲疲然私心每有所向乃多格格不能快喻修遠才識特出而又不徒徇于時好子遂得以剖晰欣賞而後喜可知也子蓋竊有感焉夫以退之之於河東終始相交不以異同爲間顧於順宗實錄乃直書其與王叔文事無少曲詞使以退之爲史亦如是爾今丹鉛之業私好相徇以譽爲德不則怨望視之古人不知何若選事每難全美大都受累於此修遠旣卓然自命而尊府君博雅多聞發篋具全負薪伊始子更以談遷之大業望之矣夫以主者所收意在於彼而各房所得乃出於此然則平時文章羽翼之任以轉移風習未嘗無權其卽以斯事爲史事又何不可哉

李仲木制義序

自吾黨文章之目要之忠孝而其前乎吾而興者庶幾知有正乎

其後不敢與于詭邪其後乎吾而與者則不至爲歧迷絲染故以吾輩文章之傳仰接孟軻謂爲功不在禹下非誇也此豈特宗先生所言靈鳥之鳴岐山固亦仁獸所賴以不爲禱杙者哉故亡論遇不遇而吾黨文章之目有恆尊也抑亦不能無慨爲其事而無其功則鄉里小兒惑爲無徵不信先達尊宿無與偕起則中行之占孤子疇離然而爲吾輩者亦謹司之而已李子仲木吾師之弟與吾不以世交而以道交故盟同兄弟當吾黨社事大興時則仲木實與維斗諸兄倡道于吳門仲木之爲文天下士亡問交與不交孰不奉爲指南而至今殆數蹶未起人皆爲之心惻予則否予所惻者則以吾黨如仲木邁一日出國家事一日未可知也卽如吾師以繡衣之神羊射高墉之罪隼乃同列相顧一驚立仗艱若觸藩幸而精忠所感聖天子一旦慨然收諸璫之權然自往歲

乾坤正氣集

卷吾三

三

尊宿聞之當亦有感於吾言
相持至今亦幾危矣三事九列諸巨公豈無具深心者包魚遇雨爲之維持其間倘亦四顧無助故或爲藏器或如袖手然則若吾黨諸賢謂可遺之草野以爲何與人事耶予北走長安四試不收日夜獲侍吾師歸而仰天太息手仲木之文見其正氣滿盈鬱鬱古處不覺百端交集嗟乎天下事何者爲萬全也以爲聖天子之意堅不可回而已可回予聞昔者南巡議禮時諸公相率號伏于烈日下以死者不知凡幾而未或少悔今幸遇明聖而何其自待與待主上皆甚薄不若昔時人也仲木至性侃侃頃吾太師藩伯公以守正忤璫歸今猶棲遲東山絲竹自娛仲木遊處必侍色如孺子大得其歡故吾師可致身爲朝陽鳴鳳無鳥哺慮一門忠孝固非徒才名踵盛斯文而在吾故書此并爲同好勉之雖使先達

壬午程墨升序

虎林巖子問子觀兄弟合壬午諸鄉國解牘選而成書以布天下於時遂球適過西湖得縱觀焉乃拜手稽首而贊曰維今皇帝神聖盛德大業之所感召宜乎厥美善兼盡也蓋先是讒小竊位禍延封疆兆爲荒疫惡之者至比若堯之共驩相視以目皇帝赫然震怒立行放殛起諸正人君子登之鼎鉉台衡拜而問道坐論稱先生而不名舉世之所向往爲龜龍麟鳳得一見相慰幸者今皆都俞一堂拔茅連茹豈非極盛之會又如黃夫子石齋忠誠耿介屢犯天顏龍鱗一攫身且不保天下人士爲之奔走禱祝靡神不舉今乃不惟金雞銜救而已玉螭賜環且如肅皇帝固聖人也而椒山升菴諸公乃不能得之今伏蒲折檻而去者皆榮耀而還故曰惟今爲盛又如昔友西銘張子好學求友幾遍天下忌之者蜚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十一

三

語傾陷借端百出卽避二三知好且相與重足而立方以爲若宋人禁蘇軾之文安敢望漢武取相如之書乃易簣末幾而皇帝已可西臺之奏令收其遺文以資典學且相如凌雲之氣聊同嫉疾狗監之薦嫌出他途而今茲所述皆彝倫性命經綸贊理之要故曰惟今爲盛夫此三者乃已卯而後之事不必舉乎他端是宜乎壬午諸君子之所爲極文章之觀出而稱思皇之彥且一時忠烈節介諸巨公子弟咸在尤爲罕覲也問者曰如是則當若草木甲圻燦爛一色今何以幽燕齊秦晉蜀吳越閩楚以迄大江以西五嶺以南溟黔諸國其言咸腴削弁侈高廣奧曲人各相殊地各相異曰此其所以爲盛也夫水水不食專一不聽五行惟相尅也是以五色相宣卽如諸君子日可登之朝也亦豈以強臆爲盛乎其各出所能以襄太平也夫始之所以同爲去小人旣而不嫌於異

爲萃君子夫易萃升相對爲卦者也惟比之四變則爲萃惟師之
三變則爲升今輿尸者誅爲虛邑矣外比者豈如朋比故曰大吉
无咎是故能受之以升夫以皇帝之神聖以人文之昌明於是知
口寇卽當誅滅繇此以永國家億萬斯年之祚爲无疆也抑正不
能不因西銘而重有感焉今文人知稽古以起振衰弊實自邇黨
爲之其時三吳則西銘受先諸君子豫章則茂先巨源諸君子虎
林則印持子岸父子爲專且久今西銘茂先皆歿而無子印持先
生歿而子岸隨之獨其弟忍公先生巋然獨存式穀之訓則子問
子餐子觀繼起子岸有子伯後又能世其箕裘此是選之所以號
爲同文定論也夫嚴氏世多隱君子若君平厭世子陵投竿皆有
託而避而子問兄弟今乃樂爲槩鈴之業以志隆盛遂球請因此
而號之天下曰今皇帝神聖富有日新元氣旣周神氣自張凡昔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

三

之所爲非孔孟而師申韓圖立談取爵祿逢迎欺飾者屏置不用
邇屬仁義道德之儒可以盡修故業出而仕爲國家致身盡忠无
虞矣

嚴伯玉詩文章序

子友嚴伯玉常熟名相之孫祁陽賢王之上客也子向于吳門得
交姚君左先生知祁陽王之愛容唯伯玉最賢其世子師事之執
弟子禮甚恭比湖南寇亂王播遷入粵則伯玉殿後當是時伯玉
可以走間道還吳以王故不忍棄去王入粵則伯玉來主于予家
所以爲王周旋甚謹比王薨于蒼梧伯玉往來粵東西時典衣以
自給無懈色也嗟虜子向聞姚先生之稱王甚詳王亦因伯玉而
下交於子觀伯玉而後知王之愛容爲能也昔相如遊梁與鄒枚
之徒侶著子虛賦比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客臨邛以琴心挑卓

文君以賣酒當壚辱卓王孫得錢百萬僮百人因揚得意薦奏賦
天子以爲郎顧不復聞其念及孝王何如伯玉詩賦與諸古文詞
俱慷慨苑茂侃侃然具忠誠之氣予嘗與之決斷時事千萬里外
百不失一項伏莽竊發伯玉爲子決策趨避如鏡炤也而唯其不
忘祁陽若此不已過相如遠哉而王益可知子是以重爲王念也
伯玉今爲世子齋奏入賀聖天子神武英睿更過漢武覽伯玉詩
賦必爲欣賞當不煩以他途進子獨恐世無王吉其人者則伯玉
偃蹇中道不知何時得達卽或有之當未必信爲伯玉之文之行
當更過相如使子不言是伯玉不負祁陽而子殆兩負之伯玉行
矣則子豈可無一言哉爰書爲伯玉詩文之序

李調甫使君梅州政蹟題詞

今天下多事諸城邑紛紛率如坐漏舟中流而風雨交作衆人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四

命繫於長年或挂帆急渡或轉舵從大洋中過波濤洶湧咸變色
大聲疾呼長年者不與之語須臾畢濟尙反脣相咎則曰某尊貴
人在何爲使之怖畏驚恐也不知非急渡則穉龍且起非從大洋
中過膠關石稜以餉巨魚一飽耳今爲邑者之定變也何以異於
是吉州李調甫先生以理學氣節名家其才識膽力具足久爲吾
黨皈依比其令梅州也適荒寇交作先生神色不動而變難已靖
所謂長年者非乎於是先生晉刺史矣邑之人臥轍得請畱先生
蓋見他舟多覆而愈知長年者之功也今天子中興思良宰濟川
舟楫予於是仍以望之先生亦竊謂非挂帆急渡與從大洋中轉
舵不可苟圖安便斯不安便不安便斯安便矣手先生政蹟不揣
僭題其端

元者至粵陳子伯璣寓書於遂球因以近詩屬序焉遂球何以傳
予伯璣哉伯璣說遂球之詩有言不立一體所以妙衆體作者出
之偶然龔者不得而擬斯所以愈久愈新乎主臣毋亦伯璣之所
以自道也伯璣尊人爲侍御立宇陳公當天啟間多所建白爭特
旨爲墨勅斜封侃侃獨立而不獲大用伯璣於是讀遺書而發篋
慨慷因之以交天下正人感今追昔不能自己其爲詩豈復有所
龔擬人地時物動於中而應於外此豈復煩聲音字句之間爲顰
眉捧心態乎而遂球之初晤伯璣則於茂先坐中頃年在維揚與
超宗哭茂先也旣予還粵伯璣則至維揚主超宗今得伯璣書而
超宗閒復以禦變蒙難風景不殊江河日異吾知伯璣多感詩自
日新夫開元天寶靈武奉天之事方之今日不知何如然則如李
如杜豈足以盡子伯璣乎是用書此屬元者報之願共出而戮力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里

神州伯璣於君臣父子朋友之情豈特以詩傳哉而伯璣之詩固
已無不傳矣

南海詩序

南海詩叔鑒何子作也叔鑒以避楚寇與孟子傳是晏子聖俞間
關入粵就子談一夜復策蹇借上梅關去旣而以是集見寄叔鑒
文詞行誼久爲楚盟社祭酒其胸中經史爛然於古今安攘戰守
得失慷慨而談之酒後耳熱歌欲泣也又曾以書貽子謂今賊有
黃巾赤眉之衆而國無嵩雋之才夫文武之臣旣不足仗而求之
草茅計策不足以施必本之忠義故收拾人心激發忠義誠當今
要務也陸宣公草奉天之詔而父老可泣岳少保駐朱仙鎮而黃
龍之搗可期去年李賊渡公安時松滋石首數處民陷湖中不欲
從賊者凡四萬有奇李雨然治院潛授號旗俾之響應賊凡三渡

三北斬馘數千我是以有岳州之捷故知忠義人心未盡泯也然
獷桀之徒不可當收拾激發之任恐彼以田承嗣李希烈自爲也
肉食之徒不可以當收拾激發之任彼平日磨牙吮血以腹小民
之生小民之恨方深入骨髓是歐民爲盜非化盜爲民者也嗟乎
叔鑒其言若此何意別不數旬而季春十九日之變已報此果兵
餉之不足歟母亦忠義之不發也豈惟民哉士大夫一言不合五
木貫身旣而圖爲名實兼收之計者恥爲寒蟬之不鳴而實屏息
以向叢神爲占卜借中人以攻門戶則中人重借封疆以申報復
則封疆危其究也以封疆聽之中人知中人之公然賣封疆斂子
兵柄惟所爲而不敢出口矣今而後知如汲長孺者之足以爲干
城奈何其垂首喪氣者比比也夜雨孤燈不禁痛哭流涕感叔鑒
之語申卷爲定其詩又因有嘆乎杜子美之居夔州將無與叔鑒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十一

望

今日相似叔鑒之詩宜其深沈顛幕激烈悲壯然而唐之李郭今
何人哉相傳王總督與吳大將軍以口口殺擒李賊禰其肉以祭
先帝果爾則中原可靖江南不以偏安自足新天子卽眞改元太
平有兆吾與叔鑒以飲酒賦詩終老足矣或謂以叔鑒之才是宜
居木天幸而放落以逃是劫子乃謂叔鑒不幸而放落叔鑒而不
放落吾固以所望爲汲長孺者望之時崇禎甲申七夕

林六長越州草序

越州子先高士少所讀書處于小時坐先高士膝聽與客談卽能
悉其山川風俗如目見之比嘗數下上錢塘而未及渡江一遊頃
歲庚辰黃逢永在王園長觀察署中數以書相招笑謂逢永如籠
中鷄乃雉媒我耶然而諸有道君子固子所恆願見者徘徊而不
能自己竟以寒中脾病而歸旣林六長先生來發其遊笈得所爲

越州草而快頌之又適梅子之不果遊也願遊亦有數存焉先高士之時因王伯良而得徐文長子家藏文長所爲書甚多有今越州人未必見者而六長之遊則有劉念臺郝虎子諸巨公子輿氏所謂以其所爲主也吳門諸舊好又數貽書於子稱六長不置六長來粵居濠上逆旅主人所以布幃一木案焚香讀書其間往來者豕飲狼籍不少爲動殆靜穆人耳自聞國變以來日必過子相與痛哭會子策曲突於嶺表一時誤謂察淵有起而肆挑激趣欲驚子毋論不知子不知其事者卽知之相顧縮項結舌引去獨六長日親比論定咸爲子稱鴟鴞東山六長顧絕不出口乃知六長洵古君子人也而子滋媿六長遊廣州將母與越州異耶六長於吉州鉉有鄒忠介奏疏一時諸公交義之子粵亦有忠介爲海公搜肅皇帝逆鱗下詔獄自分必死及肅皇帝大漸外廷未甚知獄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三十一

望

主事者偵得之謂公不日且出夜設饌以媚之公以爲當就法場矣因恣飲噉旣語之故乃大慟投箸盡嘔絕而復甦嗟乎此則海公之所爲忠介也其奏疏已有鉉者六長慕其風庶幾可少畱乎六長詩久爲錢牧齋宗伯及子昔友曾堯臣已有定論是可必傳獨歎先高士在越州時年方少而文長已老卽文長非袁中郎幾無有知者而六長已無患不傳子勉強自立以爲先人傳則幾烹矣又不知烹而傳否也是皆不能無感於六長然而六長詩固無所往不傳其爲人當勝文長後世有人爲徐林三長合傳尙不知六長許否

河村詩集序

歲丁丑余下第南歸養疴不出蘄州孟元白以豫章會堯臣書來手慙陽戴子敬夫詩一帙示余曰乞子讀而序之輒歸矣余謂元

白固詩人也不以其詩求序而以敬夫又重之以堯臣此必有可觀者於是卒業凡若干首大指皆磊落孤憤若曳萬石車轉羊腸徑獨鶴飛徙怨望鳴高松寒露上黑潭巉壁出銅盤聲知爲龍吟也嗟乎誦其詩知其人以余如是知之千百世後亦必如是知之則敬夫之詩其傳也必矣敬夫生和州聞乙亥和陷賊時余家刺史孟擴右手自到左手出其喉不卽死拭血書數行字廨壁間今誦敬夫詩凡所爲流離顛沛國難家讐與夫鬼號燹燼天荒地沸之景森森烟烟在余目中方刺史之死僮妾女雛無不殉焉可謂烈矣余獨恨其之官後未嘗數相間問不識當時亦知有敬夫否知而禮之尊其行而聽其言否使刺史以國士遇敬夫敬夫果有以報否夫以敬夫之特立獨行矯然不欺必可大用於世而使之爲楚屈宋爲燕荆高爲齊田橫爲漢田疇天耶人耶余安得不爲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十一

四

才難之歎也自寇賊發難以來吾輩一唱酬頃漢南江北已殺人如麻其中安知無才士與血俱盡而敬夫出九死得一生感是以益深詩是以益工余之歎息是以獨至故吾聞吾刺史之死再哭而三痛之比誦敬夫詩乃不禁流連頰仰涕淚欲獻累朝以夕此其故知之者鮮矣刺史余兄弟行交最深也故連及之遂書爲敬夫詩序以送元白之行更過堯臣爲余質之

09972

